万物生长

破镜重圆

一

夜是另一种翻天覆地，在灯红酒绿里。

黄仁俊朝李帝努摇了摇手里的手机，示意出门去接个电话，包间里几乎翻天的喧闹显然不适合接听电话。他攥着手机一路小跑到洗手间，眼睛越过一楼颓靡的舞池，不自觉的皱了皱眉。

他虽然偶尔会来酒吧，但是打心底里还是唾弃这种灵魂出窍肉体出轨的行为，要不是今天李帝努生日非硬拉着来，他可能现在正舒服窝家里看一部新出的悬疑片呢。

电话是朴志晟打来的，小孩子说不用挂着他他已经和朋友在外面吃过饭了，还贴心嘱咐他回家别太晚，只是结尾有些欲言又止，不知道要说什么。

黄仁俊笑着说我们志晟真的是长大啦，问了句刚刚的欲言又止，小孩儿再三说没事儿他才挂了电话。他抬头盯着镜子里略微妖魅的人愣了许久的神。浅色美瞳好似猫咪的眼，通透又孤傲，特意做了造型，露出光洁额头，本是棱角分明。以及李帝努非要给他画上的眼线，流畅的线条瞬间柔化了他的轮廓，像五月雨打桃花，也像十月遍山红枫。

他甩干手上的水踏着懒散的步子回屋，一路上巧妙绕过所有不怀好意，指尖点过女人们凑过来的雪白肩头，或是撩过柔顺的发，却都只是点到为止，擦肩而过。

远处传来小声的波动，衣着暴露的女孩儿凑在转角讨论着什么，黄仁俊想着去凑个热闹。路走一半却听得尖细的嗓音讨论着谁的名字，然后蝴蝶效应般的，这个名字被迅速传阅咀嚼，滚烫的钻进黄仁俊耳朵里，几乎是下一秒，他就转身准备落荒而逃。

罗渽民，这三个字就是黄仁俊的一等防御警报，一旦拉响就会响遍全身的那种。

然而现实总爱站在上帝视角，挥一挥手把所有的事情安置的乱七八糟，搞成事与愿违。

“黄仁俊？”

他听得背后有人喊他，用一如既往低沉暗哑的声音，那是他曾经以为可以说出，全世界最动听情话的嗓音。

黄仁俊硬着头皮转身，脸上却挂上轻松肆意的笑，一副出其不意的样子。周遭小声的尖叫此起彼伏，黄仁俊不是club的常客，这样新鲜姣好的面容，是值得为其疯狂的。

罗渽民打量了眼面前的人，实在是略感惊讶的挑挑眉。嘿你别说，当干净柔软的人被发现浪荡不羁的另一面后，真是出乎意料的迷人。

有比在club碰到垃圾前任更尬的事情吗。

当黄仁俊发现罗渽民就是李帝努说的那个神秘朋友之后，简直想一头直接撞死在吧台上。

更尬的事情出现了，和垃圾前任要一晚上，共处一室。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李帝努顶着个土豪金的生日帽从人群里跳出来，他伸手和罗渽民碰了碰拳搭上他肩膀“这是我发小儿，从小到大很铁的，最近刚从国外回来。哎哎哎都把口水擦擦啊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黄仁俊双手抱胸站在灯光照不到的暗角里，他瞥了眼包间里明显燥热起来的气氛，女孩儿们各个搔首弄姿想在那人眼里落下个与众不同。他嗤笑一声抬头看向聚光灯之下的亮白。

怎么说呢，老天赏饭不服不行啊。

罗渽民有张人神共愤的脸，处处都能沾花惹草那种。这里的处处，不是指某时某地，而是指他的每一处五官。从眉眼到鼻梁再到嘴唇，从桃花源到青黛山再到温柔乡。他那双桃花眼啊，好像看根电线杆都是如沐春风似的。浓密的睫毛垂下来，就是春风里惹人酥骨的绿柳。唇角天生会笑，弯起来就把蓄着的柔软故事全洒在风里，洋洋洒洒化作一汪温柔。

但是黄仁俊没有见过这样的罗渽民。他眯了眯眼睛，打量这颓靡之下的人。

之前的黑发被染了挑眼的金色，特意做了造型衬得他妖魅又纯真。耳垂上坠着银色的物什，随着主人的动作来回摇晃，在如此繁杂的环境下他好像还能听到叮当作响的声音。以及纯白色的机车服，那些金属拉链和装饰，把那人身上曾经温润的气质磨的一干二净。即使今晚的罗渽民依旧是人群焦点，甚至更使人沉迷。但是黄仁俊还是，很没出息的有些怀念几年前的他。即使那样的温柔，只是假象。

“小黄！仁俊！黄仁俊！”李帝努连着喊了三声才对上阴影里那人的眼光“过来呀，介绍一下。”

“不都介绍完了吗。”黄仁俊直起身子耸耸肩，没有走出那片暗色。

“啧我是要介绍你！”李帝努两三步走过来扣住他手腕把他拉到大厅中央，也拉到罗渽民跟前“这我朋友，特别虎一哥们儿，啊啊哥别动手我错了我错了！但是特仗义，跟我交情最好了，叫……”

“黄仁俊。”罗渽民弯了嘴角，对上面前人略带不满的眼睛。

“你怎么知道？”李帝努眨眨眼“你们认识啊？”

气氛一瞬间拉紧，飞驰而过的以往像决堤的洪水，呼啸着摧残吞噬掉周边空气，暗潮汹涌的怪兽名为“从前”，伺机而动。

“你刚才喊了我多少声儿啊记不住的怕是傻子吧。”黄仁俊打破僵持的氛围朝他翻了个白眼。

“啊我这记性。”李帝努敲了敲自己脑门，一手一边拽着两个人来到长沙发的正中央，自己坐在中间拍了拍手“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啊，游戏继续！”

一群人聚在一起能玩起来的游戏无非就是那几个，俗套又确实有趣，比如国王游戏。

黄仁俊觉得头又开始疼了，偏头痛是他一直以来的老毛病。在遇到不可预料的情况再安定下来之后，就疼得厉害。后脑勺就好像有立了一架巨大的战鼓，随着起落的鼓棒牵扯神经，直往五脏六腑撕烧。

游戏过了一轮又一轮，黄仁俊一直安全pass，他望着眼前上演了一轮又一轮的闹剧，实在庆幸运气不错，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玩得开的人，该有的底线和距离，他样样具有。

“来来来玩个大的啊，九号和十一号打个啵，亲嘴啊亲脸不算，别耍赖啊快快快！”

揣着三号的黄仁俊把纸牌丢出去，往后靠了靠准备看个热闹。九号是个还算衣着得体的女孩儿，黑长直在一群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里乖顺的不得了，甚至在起哄声中还红了脸。

“十一号十一号，谁谁谁，不上我上了啊！”

“是我。”

黄仁俊听着那把嗓子拨动磁性传进耳朵里，又在他痛彻的神经上添了一把火，他皱着眉伸手去按压耳后，妄想压住滚烫的血液，切断疼痛的传达媒介。

罗渽民站起来，佯装不好意思的挠挠侧脸，抬起的眼里却尽是因刺激而兴奋出的光亮。他的兴奋点，不是女孩儿的唇，而是某人的眼睛。

在一片起哄声中罗渽民坐到女孩儿身边，他礼貌的跟对方征求意见，余光却注意着角落人，看他毫不在意的连目光未曾投向这边，便径直伸手揽住了对面人的腰肢，在一片叫好声中等得女孩儿点头，脸颊绯红眼底波澜。

黄仁俊抚下胃里翻滚的酸涩，再抬头，天旋地转。

本就开了彩灯的屋子不断变换着旖旎的光，晕染着投到罗渽民身上。那人正不断靠近他怀里女孩儿的唇，放纵又不羁。好像从来，他就是这样的人，玩得起，无所畏惧。黄仁俊下意识的想逃，指尖却扣着沙发边缘告诉自己，绝对不行，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逃开。

愈来愈近。

近到能看清两人几乎相触的睫毛，近到轰隆的滚雷声引起他的短暂耳鸣，近到能看到铺天盖地的回忆朝自己压来。

他脑子里忽然闪现几年前那些断断续续的篇章，全是那人的吻。

刚吃了草莓故意去招惹他的吻。

连绵细雨里伞下潮湿又温柔的吻。

夏夜裹满烧烤和啤酒麦香微醺的吻。

黑暗里沾惹欲望疯狂到不顾一切的吻。

可除了最后一个，再没有对方主动过的吻了。

黄仁俊头痛欲裂，刚刚压下的疼痛翻了个倍，脑子里所有的神经都纠缠在一起，一路沿着耳后脖颈咽喉直达肠胃。

头很久没这么疼过了，不能因为心脏疼你也跟着疼啊。他这么想着，几乎要把眉蹙成山峰，视线里的光变得虚无缥缈，起哄声也忽远忽近，萦绕在耳边不离不弃。

手机振动把他拉回现实，黄仁俊晃了晃脑袋迫使自己清醒，看到屏幕上的名字便趁着无人注意起身出了门，划开接了电话。

身处焦点的罗渽民看那人离开，终于没有再拖拉，他歪头快速在女孩儿嘴边的皮肤蜻蜓点水，并没有触碰到粉嫩的唇。即使身边人都笑骂他不够胆他也认了，打着哈哈认输求饶，伸手揉了一把看起来有些失落的女孩儿头发，他随意扯了个理由窜出包间，在癫狂人群里循着那人身影。

黄仁俊靠着路灯，无所事事的踢着脚下的碎石子儿，和粗糙水泥地面摩擦的声音让他莫名心安。手机里传来朴志晟朝气蓬勃的声音，撒着娇要吃路口南那家的烤串，让他早点儿回来。他应下来小孩儿就要挂电话，他喊住对方说陪哥说会儿话呗。

那边顿了顿，小心翼翼问他怎么了。

“我碰到罗渽民了。”

“……”一片寂静，静到黄仁俊能听清club里现在蹦迪音乐的歌词“卧槽哥你在哪个酒吧我去找你我要去揍一顿那个臭小子！”

黄仁俊噗嗤一声笑出来，说你得了吧你个未成年还想来club还想动手，小心我跟你爸妈告状。

那边哼哼唧唧示弱，抚平不少黄仁俊的头痛。

朴志晟是他表舅家的孩子，考上这边重点高中家里却因为工作原因跟不过来，小孩儿不愿意住学校，家里也不放心他自己在外面住。得知情况的黄仁俊索性把他揽到自己家里，反正他一直自己住着两层小屋，多个人也不挤，有人作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这一住，就住了两三年，两个人本身就没差几岁，没有代沟反倒是很投缘。黄仁俊很喜欢这个弟弟，成绩优样貌好个条也顺，就是喜欢怼自己身高这个小毛病一直改不掉。

“你舞社那边说好了吗？”

朴志晟喜欢跳舞。高一刚来的时候就拉着黄仁俊跑去舞社报了名，兴高采烈的说他早就想学跳舞了，家里不让这次可逮着机会了。再三保证不会影响成绩，之后也确实没有出过年级前十，黄仁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去了。

“说好了说好了，老师还觉得可惜呢。”

开学就是高三了，黄仁俊还是觉得学习重要，便让他把上课时间从一周三次调到一周一次，小孩儿倒也通透，接着就去和老师打招呼了。

“哥啊我跟你说。”黄仁俊听得对方收敛了玩笑，本就低沉的声音拉的气氛有些许严肃“那个罗渽民，哥你什么都不要想，散了就回来，别有一点点交集，我等你。”

黄仁俊摸摸鼻梁，觉得小孩儿真是长大了，还会说这样让人心窝子暖烘烘的话呢。

“……的烤串。”

“？？？？？臭小子我看你是又皮痒了，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还烤串呢我告诉你想都别想，挂了！”

黄仁俊忽略那边哭天喊地的嚎叫，利落的挂了电话，眼睛却笑弯成一座桥。其实他知道，朴志晟这蹩脚的安抚，其实都是他稚嫩柔软的一腔真挚。

“哟，男朋友啊？”

安静的小巷传来带着笑意的声音，低沉着攀上黄仁俊耳畔，又隐隐牵扯他的神经痛。

黄仁俊抬头，看到罗渽民站在巷子口的路灯下，昏黄的光把他照的暖了一个度，没了颓靡癫狂的背景音，他显得孤傲且冷冽。

“不关你事。”

黄仁俊握着手机的指尖用了力，钝钝的疼。他迈开步子，经过那人时不出意外的被扯住手腕。其实，他没出息的生怕，那人连拦都不拦他。那么他所逃避的，罗渽民跟随追逐而出的，都是没有意义的。

“最近过得怎么样？”

要怎么描述现在的感觉呢。

他觉得恍然又敷衍，无趣又俗套。相爱，喔不，他黄仁俊喜欢了四年的人，两年前把他一脚踹开，挥挥衣袖潇洒利落的很。如今再重逢，免不了第一句就是那些烂俗电视剧里的经典对白。是所有浮沫般剧情的开头，天南地北也会产生纠缠不休的交集，然后落得一塌糊涂的感情纠葛。

“如你所见，托您的福，我过得很好啊。”

即使那样，他也不想输。

输给这对峙的现下，输给那荒芜的岁月，输给他曾卑微不堪的爱情戏码。

于是接了下句对白，开启这段未知剧情。

“所以啊。”黄仁俊抽出自己手腕，甩了甩因力度过大而发麻的腕骨“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别来打搅我的生活。”

时针走向偏执，链条拉扯着齿轮咬合，发出陈旧破败的沙哑声音。时光被碾碎成粉，洋洋洒洒拼凑出以前的模样。那是黄仁俊的乖顺，以及他从未有过的反抗和抵触。

罗渽民怔在原地，望着那人背影，惊觉曾经在一起的那一年，他好像从未以目送者的身份看过黄仁俊背影。回想方才，他敛起眼睫，黑墨般的瞳孔映出自己的样子，却未落进他眼底，虚晃的飘着荡着，一点也不安稳。

黄仁俊没再回去，给李帝努发了几条语音祝他生日快乐，又说事发突然他得回去看着朴志晟。得到回复便把手机丢进口袋，他裹了裹外套，迎着风走进璀璨喧哗的黑夜里。

他和罗渽民有过一段时间的恋情，一年是个蛮尴尬的时段，说长没有长过第二个四季，说短也没有短过十二个节气。是可以透彻了解对方的时间段，也是可以厌倦对方的时间段。

大一的时候系里组织联谊，作为发起人的李东赫义不容辞把黄仁俊拉进了这趟浑水。那时候的黄仁俊其实是个小有名气的新生，是以利落的专业第一成绩进的A大，样貌又难得清冽漂亮，艺术生身上的气质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再加上同为哥们儿的李东赫又是一届新生的扛把子，所以当时的A大以及隔壁的医学大多多少少都是听过这号人物的。

那场不分专业和学校的联谊，是黄仁俊和罗渽民的初遇。人们总说初见多美好，如今的他只想啐一口骂句脏话，推翻所有诗词名句。如果可以，他想那次初见若是他们人生里唯一的交集就好了。

黄仁俊打包了几串翅中和马步鱼，又跑去隔壁的7-11买了袋牛奶，晃着袋子吊儿郎当的回家。现在的他也奉承喝牛奶会长高的真理，朴志晟的成长速度实在可怕，他想借着后天力量和那小子骨骼赛跑一下。

输了密码，黄仁俊站在玄关口换鞋，听得楼梯上传来“笃笃笃”的下楼声，换好鞋还没来得及直起身子就被背上的重量压了个措手不及，小孩儿扑了他个踉跄，他慌忙伸手去扶背上人的腿弯，嘴里叼着的牛奶袋子差点儿没飞出去。

“朴志晟你要死啊！我的腰我天啊你这身高就不要再跟刚来那时候一样扑我了行吗？”

“谢谢哥夸我长高了！”朴志晟笑嘻嘻的从他背上跳下来，顺手把那人嘴里喝完的牛奶袋子拿走丢进垃圾桶里“马步鱼买了没？”

“买了买了。”黄仁俊舔了舔口腔，抚慰刚刚因为用力过度咬牛奶袋一角而用酸胀的咬肌“你不是晚上吃饭了吗？”

“我长个儿呢！饿嘛。”朴志晟打量了眼黄仁俊，确认没有什么异常便撒丫子去吃串了，刚吹干的头发随着动作一颠一颠的可爱。

黄仁俊摇摇头，哭笑不得的想果然还是个小孩儿，长不大啊长不大。

朴志晟看黄仁俊进了洗漱间，嚼着嘴里的马步鱼划开手机，含糊不清的发了条语音出去。

“唔仁俊哥回来了，挺早的，谢谢你告诉我罗渽民也在party上啊东赫哥。”

那边回复的快，说回去了就好，我也不想看这两个人再搞上了太遭罪了。

少年叹了口气，橘黄的吊灯投下光影，把他的五官都熏上暖色，他放下手机盯着洗漱间的门愣神。要不是李东赫火急火燎的告诉他晚上的生日party罗渽民也会去，他还不知道罗渽民回国了。于是他连着给黄仁俊打了两个电话，踌躇着怎么开口，最后也只是随便找了个借口催他早些回来，其实都只是不想看他和那人再有任何交集罢了。

他把吃干净的烤串签子丢进垃圾桶里，尖锐的木签子把塑料袋斜着插了个洞，“噗哒”一声有些泄气的意味。然后他望着袋子里香气四溢的鸡翅鼓了鼓腮帮子。

他确实吃晚饭了，现在还撑得不得了呢。

朴志晟打了个饱嗝儿，又奶了吧唧的打了个喷嚏，想着今晚的烤串是不是辣椒放多了，辣的他胸口又痒又涩，灼烧难耐。

二

朴志晟解决完剩下的烤串，跑去厨房扒了两片消食片丢在嘴里，山楂味道的三角形状，嚼在嘴里嘎嘣响，还未吞进食道，感官上就舒服了不少。他瞅了眼钟表发现黄仁俊进洗漱间已经有好一会儿了，听得花洒声想必是在洗澡。于是他哼着曲儿去卧室拿了睡衣，敲敲门喊了他一句。

没有回声。

朴志晟又喊了一句，才听得里面迟迟传来回应，含糊着不清不楚。

他拧紧了眉，把耳朵贴在门上好像又听得其他动静，只是被花洒声盖的严实，他分辨不出。直到冲水声和另一道水源被开启的声音混杂着传来，朴志晟才惊觉事情的严重性。

“哥？”他伸手推了推门把手，不出意外的上了锁“哥……你是不是头又疼了……”

黄仁俊有个老毛病，就是头疼。每次疼起来都要他半条命，不严重的话睡一觉就能减轻，严重起来便要吐个死去活来，折腾的整个人都散着骨头不剩半点儿力气。虽然这病症八九不离十可以确定是偏头痛，但他还是劝了好几次让黄仁俊去医院查一下，开个药也好减轻痛苦，那人每次都是答应下来，却又拖着从没去过。

黄仁俊吐的昏天暗地，胃里没东西吐到最后只剩干呕，苦涩难耐的胃酸翻滚搅动着向外拥挤。肠子都揪在一起向四面八方用力延伸，视野也被生理泪水蒙了一层雾，骨缝深处攀爬而来的无力感，从脚底直达指尖，掠过每一寸肌肤和神经，浇透了他所有意志。脑子里想起将碰未碰的唇，成功掏空了他最后一点儿思想能力。直到撑着膝盖勉强站起来，开水洗了把脸，浑沌的脑子才接收到门外的声音。

他关上掩饰用的花洒，开了窗通风，扑面而来的寒风把他冻了个寒颤。

开门便看见朴志晟皱着一张脸，怀里抱着他睡衣，手里端着水，见自己出来便抬头看过来。他笑笑，也不是不知道现在虚弱的样子有多难看。伸手接过杯子，仰头喝水的时候顺手揉了把小孩儿的头发，柔软蓬松。

“我明天一定去医院，真的。”温水抚慰他狰狞的器官，得以舒展“最近有个作品要交，我可不想赶一半把我灵感都疼没了。”

黄仁俊很重视本质专业，日常的作业都会格外认真，所以朴志晟相信他这次是真的会去，吧。

他踌躇着摸摸自己耳朵，嘴边的话挣脱几次牢笼，又被他吞回喉咙，封存在嘴边密不透风。

“他不会影响我的，别担心。”手里被塞了空杯子，睡衣也被拿走，朴志晟感到黄仁俊手心在自己后颈捏了捏，极强的安抚性“你明天不是有章节测试吗，早睡觉，嗯？”

看对方松了口气，重新眯起眼睛冲他笑的样子，他打心底里觉得窝心满足，说了声去吧。

小孩儿顶着乖顺的黑发一路跳上旋转楼梯，在转弯的弧度里探了个脑袋出来，用软糯带着鼻音的嗓子道了句晚安。

黄仁俊把目光放在客厅的落地窗外，斑斓迢迢的夜色蔓延至远方，像是两年前他独自一人赴约的那场演唱会，也是这样的繁华，也是这样的孤独。

不会影响，对吗，对吧。

他摸了摸额角浅显的疤，这样催眠自己。

黄仁俊是被李东赫掀被子硬生生给拽起来的，在他还做着春秋大梦的时候。

“……你怎么来了…”他睡的迷迷糊糊，扒到枕头边的手机瞅了眼时间，十一点。

“我怎么来了？”李东赫翻了个白眼儿，把落在地毯上的白河马捡起来丢到黄仁俊怀里“你不是应了志晟今天去医院吗，我听说你昨晚上又头疼了，还吐的厉害。”

“啊……”床上的人顶着乱七八糟的头发坐起来，抱着枕头想着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小孩儿昨晚上凌晨给我发信息让我今天来揪你，还专门让我十一点来，让你休息够了再去。”李东赫咂咂嘴，感叹弟弟的懂事乖巧“你麻溜儿起床，咱出去吃个饭直接奔医院。”

黄仁俊努力捋清思绪，后知后觉的点点头，觉得这些年没有白疼朴志晟。

拿到结果的时候黄仁俊显然没有很惊讶，确实是先兆性偏头痛，医生建议针灸，他想了想也只是应下来，说之后会考虑的，暂且只开了些减缓疼痛的药。

李东赫陪他去拿药，在他身边啰嗦个不停，说你别拖了忙完这次画展参赛就去针灸，我天天盯着你去，虽然这东西不能根治那也得治，真是太受罪了我跟你讲。

黄仁俊哭笑不得，一边点头一边应着他，把单子递给取药处的医生，耳边的聒噪戛然而止。

他侧头去看，看李东赫盯着大厅不知道在发什么呆，他撞了撞他肩膀问看什么呢。

那人如梦初醒，摇头说没什么，待黄仁俊转过头去便又把目光放在大厅中央的图标上。

第三人民医院，有些眼熟啊。

李东赫低下头想了想，脑子里突然闪过昨天的聊天内容的几个字眼，医学大，出国深造，回国实习，罗渽民。

我操。

李东赫猛地抬头，这不就是罗渽民现在实习的那个医院吗？？？

他掏出手机快速翻了翻聊天记录，确认之后连忙拉着拿了药的黄仁俊往大门方向走去，目光在大厅和楼层各处粗略扫荡着，出了医院才堪堪松了口气。

“你突然发什么神经呢？”黄仁俊一脸状况外的眨眨眼睛，瞅见便利店便拉着李东赫走过去“哎最近姆明和7-11有合作，我昨天在家那边没看着，看看这家有没有。”

李东赫嗤笑，说你都多大了啊朋友，一白色胖河马也值得你这么痴迷。

推门进来，黄仁俊便直奔放置牛奶保鲜的冰柜，这次合作是瓶装牛奶盖子里的姆明手办，老远他就看见限定款春季包装，手里的药袋子被他好心情甩的沙拉作响。

李东赫耸耸肩随意转了转，拐过零食架，瞥见休息处有几个人聊着天儿在吃饭，背对着他看不清样貌，其中有两个人套着白大褂。他低头瞅了眼手表，现下的时间正是换班吃饭的时间点儿。他眼皮跳了跳，心想着不至于不至于，这得多大的概率啊黄仁俊不会那么倒霉的。

“哎东赫你要喝啥我请你啊。”黄仁俊捧着堆瓶装牛奶走过来，草莓味巧克力味香蕉味花花绿绿塞了满满一怀。

然后李东赫看见左边的白大褂停住了拆泡面的动作，天花板上音响里的歌儿正巧播完，黄仁俊的声音恰到好处的卡在切歌那几秒空白里，清脆温柔辨识度极高的嗓音，利落的在不大的店里传了个遍，呼唤了他的名字。

回首不过两秒。

切歌空白时间不过三秒。

黄仁俊顺着李东赫的目光看过去，那人精致的眉眼就在眼前，赤裸裸的和自己撞了个满怀。耳边响起的是五月天的《温柔》，店员很有sense的选了live现场，阿信深情的唱风中和阳光，咬着温柔两字引领全场合唱。

大概是怀里的牛奶在冰柜里放了太久，久到表面覆了一层水雾，此刻全数被黄仁俊的体温融化。沾湿他的纯棉衣袖，留下深深浅浅的斑驳水渍；攀附滴落他的细长手指，十指连心直达心脏，冰凉刺骨。

李东赫惊慌失措的转身，妄想就此隔断两个人胶着的视线，他又喊着让店员换歌，在别人眼里他像是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温柔》是，黄仁俊的命门啊。

时间是个难以磨灭的东西，几年也如此。

黄仁俊和罗渽民一直很喜欢五月天，不算死忠粉丝，但是几乎每首歌都会唱，歌词也记得清楚。两年前五月天巡回演唱会开到家门口，黄仁俊也动了心。无奈那时两个人正处于冷战阶段，倔着谁也不肯先低头。他想了很久，还是抢了两张票，偷偷把其中一张夹到了罗渽民必修课本的中间，明晃晃的很是显眼。

那天开场前十分钟，他收到罗渽民的消息说教授临时有课，实在走不开，有些可惜的语气说对不起啊浪费了门票。

黄仁俊看着对话框里上一条微信的时间，是十天前，那是他们冷战开始的时间。这半个月来，他收到的第一条信息，竟是那人说着可惜，可惜浪费了门票。

而他这一腔期许，什么也没得到。

后来他赶在检票结束前钻进场子，一个人赴这场人生第一次的约。五月天在台上用力演出，从《派对动物》唱到《好好》，从《知足》唱到《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身边的人一首一首跟着合唱，他也融入这气氛，手里的荧光棒随着节奏游走，拼凑出全场的银白星河。临近结尾的时候，《温柔》的前奏才刚响起，黄仁俊就见周围的人纷纷掏出手机，身边都亮了不少。他看她们点到不同的备注名字上，然后拨出去放在耳边。

他突然想起来07年那场演唱会，阿信在唱《温柔》前曾让粉丝拨出电话给最爱的人，他在现场给全场手机那边的人唱温柔。

他听得有万千种声音在耳边喧哗，是台上的歌词轻柔，是全场的默契合唱，是旁人用手护着手机，俯身大声说话的疯狂。

他攥紧了手机，迟迟没有动作。

“为什么 我的心 明明是想靠近 却孤单到天明”

“不知道 不明了 不想要 为什么 我的心”

“那爱情的绮丽 总是在孤单里”

话筒对准了台下，全场那轻柔灵动的合唱便化成一股奇妙的嗓音，被收音，被传达。

下方独白在bgm第2分43秒 建议调到这个时间看下文

【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朵花，那么，我就会给你一朵花。】

这是live特有的独白，被带着笑意的阿信念出来。黄仁俊酸涩的心事被撩拨，他只觉鼻子一酸，眼眶湿润的发烫。身边已经有人落泪，大多是攥着手机的孤独患者。他手忙脚乱的划开屏幕，摁了紧急联系人，电话被接起的很快，他听得那边一声喂，略带着焦灼和不满。

【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颗星星，那么，我就会给你一颗星星。】

黄仁俊没说话，他想这些都已经传达到了，现场的独白、粉丝的喧哗和他的哽咽缄默。

【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一场雪，那么，我就会给你一场雪。】

他们在一起的这一年，太不平等。黄仁俊早就察觉，只是迫于他的“太爱”，拖拉着不肯洒脱一点，偏执的把自己的位置一低再低，捆绑着罗渽民让两人双双煎熬。可是如今，这样卑微，已经太负债累累了，他亏欠了自己太多。他黄仁俊，不该是这样的。

【如果你对我说，你想要离开我。】

“仁俊……我们分手吧。”罗渽民这样说。

【那么我会说，我会对你说…】

“好。”黄仁俊扣了电话，如此回答。

【我给你自由，我给你自由。】

他第一时间删掉了罗渽民所有的联系方式。相册那人的相关太多，他索性点了全选，轰轰烈烈把所有一并删除。

【我给你自由，我给你自由。】

他颤抖的双手几乎抓不住手机，有液体滴在屏幕上，晕开的视野模糊一片。他听得周遭有人放声大哭却无人顾及，每个人整理着自己的思绪和感情，万千光缆连接外面的世界，数滴眼泪汇聚所有海的悲哀。

【我给你全部全部全部全部自由。】

他终于崩了防线，眼泪从眼眶争先恐后的奔跑，簌簌落了一地。但他不闹也不吵，只是趁着理智尚存给李东赫发了微信，他说，老子给他自由了。

【这是我的温柔带给你的自由。】

分手也让你来开口，这是我最后的温柔。

散场到最后，场地已经行人寥寥，李东赫和朴志晟在九月的风里跑湿了头发和T恤，电话几乎打到关机，终于在公园的长椅上找到了放空的黄仁俊，额头蔓着一小片红色，他说是散场的时候没留意撞到了楼梯角。

最后的最后，黄仁俊抵在李东赫肩膀上，哭干了他这一年的眼泪，所有的委屈和不甘，所有的迟疑和畅快，哭红了眼睛和鼻子，还有那颗疲惫不堪的心。

他的手机突然铃声大作，黄仁俊去看，接着下一秒，他就抬手把手机丢进了面前的湖里，划出隐秘的弧线，携着这一年冗长刻骨的爱情，“噗通”一声利落干脆，又沉闷的让人压抑难耐。

李东赫看见了，那是凌晨的闹钟，指针走到九月十三这一天。

这一天，是他和罗渽民在一起整整一年的日子。

一周年，以黄仁俊手机的泯灭和额角留下的浅疤，得以纪念终结。

“你叫什么呢。”黄仁俊翻个白眼踩了一脚面前的人，没办法腾不开手嘛。他转身来到柜台，俯下身子把牛奶放在桌面上“不用换歌儿，不好意思我朋友刚从医院出来，脑子不太好使。”

歌儿里有人撕心裂肺的唱我给你自由，这里有人风轻云淡的说不好意思。

李东赫皱眉，捂着脚瞠目结舌。他想了想跑去冰柜拿了瓶可乐，看2+1便抱了三瓶过来“可乐可乐我喝可乐，2+1哎。”

黄仁俊看了眼恢复嬉皮笑脸的李东赫，伸手把可乐拿过一起结账，嘴边的笑意浅淡。

谢谢你啊，东赫。

罗渽民握着筷子的手被硌的生疼，好像有细碎的木刺抵着他的皮肤。他当然知道《温柔》是什么含义，也知道为什么李东赫刚刚如此失控的让人换歌，但是黄仁俊，好像并不在意。他皱了皱眉，内心攀爬而来的异样感觉挠的他一阵痛痒，是什么在作祟。

他其实并没有想做什么，只是当他看到黄仁俊手腕上挂着的医院袋子后，还是跟随身体反应，在两人经过自己时开了口。

“生病了？”

黄仁俊顿了顿脚步，侧头对上那人眼神“啊，不劳您费心，老毛病了。”

说罢推开玻璃门，扬长而去。

门口的风铃叮铃作响，音响里的歌儿还放着，李东赫扭了扭疲乏的脖子，手上沾着的冰凉刺的他神经一抖。

“就这样吧，别再来了。”

别再来他的世界了，别再来祸害他了。

罗渽民久久回不过神，直到两人背影隐匿在人海里他还僵在原地，泡面吸满了汁水撑得圆滚，纠缠着互不放松，导致挤成一坨，绵软无力。

先告别了同事，他赶回医院查了黄仁俊的病历，塞了一脑子疑问跑到精神科去问了刚刚给黄仁俊问诊的医生。

“是偏头痛，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疼起来能要人命那种，也不好根治。”林舟从一堆病历里抬起头来“怎么，你朋友啊？”

他见对方见了点头，皱着张脸仿佛听见了什么不治之症，好看的眉眼都扭作一团。

“瞧你愁的，又不是绝症。听他朋友说也是昨晚上吐的厉害，这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医院的。”

昨晚啊。

罗渽民叹口气，他不是愁，他是难受。病历上明明白白写着患病时长，足足有五年。而他们在一起的那一年里，他竟不知道黄仁俊患有偏头痛。如今回想起来，黄仁俊确实偶尔会把自己锁在洗漱间吐的厉害，他只以为那是他肠胃不好罢了。

“没有什么好办法吗？”

“针灸效果比较好，但是那人只让我开了点儿药，说以后会考虑针灸。依我看，八九是不会放心上，现在的年轻人哪有把身体看得很重要的。哎说起来，就医院北头巷子里，有家老中医治的挺好，你可以让你朋友去那儿试试看。”

罗渽民道了谢离开，手里捏着让林舟写下的中医店详细地址，他撸了一把后脑勺头发，暗骂自己这是在造什么孽。人家连个好脸色都不给自己，他又能用什么身份去关心他呢。

想起李东赫走前的那句话，他总觉得，黄仁俊这两年，过的并不好。到底是什么在作祟，让他忍不住想关心，想靠近。他从来不是喜欢和过去纠缠的人，更不会奉承藕断丝连，那是无能里最俗不可耐的表达方式。

他把手里的纸条攥成团，往垃圾桶方向走去。兜里电话震的厉害，划开放在耳边。

“不去，你什么时候见我有那闲情逸致？”

是李帝努，喊他周末一起去看个画展。

“去呗，仁俊给了我两张票呢我找不到人一起去啊，画展里也会展示他的画来着。”

罗渽民丢纸团的动作一顿，他舔了舔嘴唇收回手，迈开步子离开转角。

“看你这么可怜，那我陪陪你吧，周末正好没班。”他开口，低沉的声音染上耐人寻味的笑意。

手里的纸团被重新展平，规规矩矩的折了两道。即使字体因蜘蛛网般的折痕波澜起伏，却还是妥帖的被存放在衬衫口袋里。

不得不承认，自从和黄仁俊分开后，他虽然枕边人换了不少，但是却没有谁能和当时那人一样，与他契合度极高。心理上是，身体上也是。

而那时仓促的分开，不过是因为自己丧失了新鲜感。一年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久了，他不是个能安定下来的人。但这次相遇，他想他窥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挑起了他的躁动因子。

这场闹剧，就让他哼着圣洁的颂歌，掺和一脚，掀起点儿水花。毕竟平淡如水的凡夫俗子生活，不适合他罗渽民。

三

画展是国内一个蛮出名的机构联合几所大学举办的，在市里博物馆举行，阵仗倒是不小，据说市长还亲临观赏了。展览时间有三天，黄仁俊给李帝努的票当然是首天的，于是罗渽民并不意外会在大厅看见黄仁俊。

印象里是第一次见那人穿西装。

纯黑色西装，以及素静妥帖的白色衬衫，是最基础也最大众的西装搭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穿在他身上，却好像未沾染一丝烟火气，沉淀了所有冗杂乱物，被颈间几褶黑色领结压下束起，灵气又明澈，毫不落俗。

罗渽民伸手拽过想去打招呼的李帝努，抬抬下巴示意黄仁俊面前的人，说没看见和市长聊着呢么你老实点儿，先进去看吧。

说实话，他是有些惊讶的。

虽然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知道黄仁俊画工了得，但技术再精巧，也无非是大一新生罢了。况且那时学术和理论课比较多，家里虽有一间专门腾出来放黄仁俊那些绘画工具的房间，但罗渽民只见过那人趴在桌子上画画随笔，并没有见过他煞有其事的支着架子画过东西。所以时隔经年，他印象里那个对艺术怀有一腔热情的毛头小子，已经成长为能和市长交流的人物了，他怎样都是有些感慨的。

“请拿好您的票根。”检票的工作人员双手递过票根，罗渽民点点头接过放进口袋，和李帝努踏进美术馆。

枉他在A市呆了这么多年，却从来没进过美术馆。他看着眼前优雅大气的展廊，不免感叹。他们大概是来的最早的一批，人还算稀少，零散着立于不同的画前，小声讨论着什么。他其实不太懂艺术，又整天和各种冷金属打交道，所以只对一些颜色活泼鲜艳的画作感兴趣。其中唯一偏冷色系的画，便是眼前这副。

说是冷系其实也并非全部如此。

画被帘子从中一分为二，左边拥挤且用色丰富，橙黄色的灯散发温吞的暖，打在块儿状的瓷砖上，跳脱的深色也被渡了层柔和，看样子是个狭小的洗漱池。而右边则是笼统的暗色，被帘子拢住所有的光，昏暗着看不真切。只有一盏蓝白色的灯放在矮短的白漆桌上，在灯底烙下白亮的圆圈。

整副画对比鲜明，又融合的恰到好处。更重要的是，罗渽民觉得莫名熟悉，以至于他站在这副画面前许久，久到李帝努转了个大圈儿回到他身边，用手肘捅了捅自己。

“仁俊真的很厉害吧。”

“什么？”

“什么什么，这仁俊画的哎。”李帝努抬抬下巴示意“我看你看这么入神以为你知道。”

“啊是吗？”罗渽民惊讶的挑挑眉，重新把目光放回画上“是，很厉害啊。”

他俩都不是有艺术细胞的人，逛完整个画展也并没用许多时间，出门的时候李帝努闹肚子跑去厕所，罗渽民闲来无事便去楼上逛了逛。画展只占用了一层，其余楼层还保持着原来的格局，挂着一些漂亮字画。直到顶层，办公层，无数的小方格被隔成独立房间。下楼之前，罗渽民听得有人唤了声仁俊。他停下脚步，听着声源。

“还没画完吗？”

“哎馆长。”黄仁俊点了手机歌曲播放的暂停键，放下画笔站起来问了个好“就快了，实在不好意思啊还要麻烦您腾个房间给我。”

“这有什么的，你的画能被市长看重，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黄仁俊不好意思的挠挠头，送走了馆长重新坐在画架前。他给有些干裂的颜料盒喷上层清水，看那些颜色蒙上层晶莹，又拿颜料铲调匀了每一格颜料，看他们饱满着鲜亮着，好似重生，连带着看的人心情都变得很好。

他和美术馆馆长是老相识了，馆长是个很有内涵的老人，一把年纪了却还保留着稳妥干练的气质。前段时间下暴雨，学校一层的画室被淹了个七七八八，颜料纸笔都被泡的惨烈。得知这情况的馆长直接在美术馆顶层腾了间屋子出来，让黄仁俊随意折腾。说起来实在不好意思，黄仁俊在水彩水粉这方面有个癖好，他不喜欢在家里搞这些颜色厚重的东西，又是水又是颜料，生怕把家里搞的乱七八糟。再来在家里他精神散漫，效率倒真不如在这里的高。未能推脱便索性把绘画工具都搬了进来。

黄仁俊伸了个懒腰，伸手点开手机的播放键，重新拿起调色板调他要的灰蓝色，随着音乐哼着曲调，念着后来和可惜，落笔涂抹厚重。

罗渽民走到门口，透过宽敞的窗户往里看去。有风透过对面的窗户涌进，吹过画板后的水粉纸，撩动那人衬衫衣角，来到他的发间，扬起刘海儿吹得他眯起眼睛。

黄仁俊背对着他，脱掉了笔挺的西装外套，白色衬衫的衣袖被挽起，堪堪露出他白皙的小臂。正午的斜阳落在画纸上，映的未干的颜料如波澜的海，泛着涟漪水光。衬衣右侧的下摆从腰带里散出来，随着风小幅度摇晃。

有温柔爽朗的女声从手机里歌颂，念着“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那是刘若英的《后来》。

罗渽民皱了皱眉，回忆深处的场景被抽离挖掘，他的指尖攀上窗沿，迫切的想看清听清现在。他存储在记忆最角落的一幕翻滚而来，把他扑了个措手不及，只有瞳孔不断放大，略微颤抖。

三年前的那场联谊，原来并不是他和黄仁俊初见。

当年的医学大开学比A大早了一周，都整理完毕的罗渽民曾被身在A大的朋友拉来做苦力，在开学第一天的时候。那天他起了个大早，帮着朋友把行李搬进宿舍，中途他去便利店买了些饮料，因为不熟悉A大饶了不少路，直到他走到美术系的画室。

开学第一天，整个学校都是嘈杂热闹的。而和宿舍正好相反，处于南头的教学楼则是空荡的，更何况画室这边了，简直就是冷清寂寥。然而他却听到了隐约的歌声，旋律耳熟能详。好奇心作祟，拎着两瓶可乐的罗渽民循着声音放慢了脚步，来到三号画室的窗口。

可能是因为那天的阳光太暖了，也可能是因为那天的罗渽民心情颇好，总之他那往窗内的那一窥，就记了好多年。

九月的风已经蠢蠢欲动，但无奈还是斗不过正午的太阳，大把大把的光被窗户切割成棱形，以成束的形式投在那人所在的区域。攀上画板的一角，浸透白衬衫，晕着暖色，隐约勾勒出少年的肩膀形状。衣袖袖口被挽起来，阳光在皱褶上弯了几弯，溜到衬衣下摆，抽出一半的衬衣衣角，被涌进屋子的风轻微摇晃着。那人手里的画笔在纸上大片涂抹，沾了水的底色晕起白纸弧度，被光一照，仿若波澜的海，泛着涟漪水光。

手机里传来女声的吟唱，念着“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罗渽民想了想，听得那是刘若英的《后来》。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开学第一天出现在画室，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听着年代感极强的《后来》。他只知道，那一刻的自己，为这一幕真实心动着。

然后手机铃声大作，他惊慌的划开屏幕逃开，放在耳边小声埋怨着朋友的催促。而画室里被惊扰的人，回首看去，空无一人。他眨了眨纯黑色的瞳孔，重新把精力放回画上，嘴里哼唱着后来和可惜。

罗渽民有些恍惚，他背靠着墙壁蹲下身来，缓冲这过于熟悉的场景重现。

原来，三年前让他惦记了许久的背影，兜兜转转竟是黄仁俊。如此想来，他当时为什么会和黄仁俊在一起，除了心意相通，还有一点他不愿意承认的，就是那人身上有莫名的熟悉感，以及让人心动的存在。

他伸手按压住胸口喷薄而出的心绪，那是跨越过时间的千山万壑，不严谨也不成文的失而复得。却是这样确凿的，满怀心动。

兜里手机振动，罗渽民直起身子，深深看了眼这副和过去重合的如出一辙，转身离开。他划开手机和李帝努约在一楼，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他的雀跃和坚定。

罗渽民脱掉外套丢在沙发上，脑子里想的还是黄仁俊那幅画，他总觉得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那个画面。想起衣服到了该洗的时候，他又捡起外套往阳台走去，习惯性的掏了掏口袋，摸出画展留下的票根。他来回翻看，无意瞥见后面的画展简介，眉峰重新皱起来，越来越多的回忆被打翻，被泼泄。

票根上写着画展主题——《致旧》。下方简单介绍了画展内容，原来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老电影的基础上来进行自由发挥，以此致敬经典。倒是个别出心裁的想法。

电影，老电影，电影镜头。

罗渽民猛然醒悟，他掏出手机搜寻电影，按照记忆找到电影里的那帧镜头，和黄仁俊的画，一模一样。

罗渽民和黄仁俊一起看的第一部电影，是王家卫的《春光乍泄》，在他们搬出来的第一天。

两个人都很喜欢看电影，无论是国内外还是新旧电影，于是黄仁俊早些在网上买了个投影仪。那天晚饭后，搬了一天行李累得够呛的两个人，索性窝在沙发里打算找个电影看，顺便试试新到的投影仪效果。

“最近没有什么新片啊……”黄仁俊滑着手机看搜寻记录“你有没有什么想看的啊？”

罗渽民把奶茶包装袋丢进垃圾桶里，端着冲好的奶茶坐回沙发“有部，我一直没来得及看。”

“什么？”

“《春光乍泄》。”他吹了吹自己杯子里漂浮的绿茶，侧头看过去“你看过吗？”

“唔看过倒是看过，再陪你看一遍呗。”黄仁俊捧起杯子暖了暖手“哎为什么我是奶茶你是绿茶啊，瞧不起嗜甜的人吗？”

罗渽民噗嗤一声笑出来，哎呦一声伸手刮过黄仁俊的鼻梁，语气里是藏不住的宠溺和疼爱。

电影是个经典老电影，随着黑白色调过渡到彩色，从分分合合到重新依靠。期间两人一句话也未曾交流，直到何宝荣和黎耀辉开始争吵，从日常小事延伸到对彼此的猜忌不满，一发不可收拾的开始崩坏。

“这样吵架真的很累吧。”

罗渽民听得黄仁俊这么说，在他喝干最后一点儿茶水的时候，泡软的绿茶堆积在杯底，隐隐发涩。

他侧过头去看，昏黄的灯衬的他有些孤独和不安。

“我们以后也会这样吗？”

黄仁俊是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罗渽民清楚得很。那时候的他宁愿倾尽所有耐心和爱意，为他歌颂世间所有的美好，把所有的柔软都给予，告诉他有我在。

于是他放下手里的杯子，朝那人挨近了几寸，指尖覆上对方的，顺势撑开他的手掌，与之十指相扣。

“当然不会，我们不会落得这个结局甚至不会吵架，我对你有信心。所以仁俊你也要，对我有信心才行啊。”

黄仁俊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落进罗渽民那双桃花眼里，氤氲着光影，他看到自己的样子。他没有说话，即使大脑依旧清醒，却还是被这寥寥几句话撞的晕头转向。本就处于热恋的人啊，怎会招架得住甜言蜜语，况且那本就是真挚且热烈的笃定。

客厅关了大灯，只留下一盏暖橙的地灯，以及屏幕里散发的柔和色彩。电影里播到黎耀辉的独白，说着他不希望何宝荣复原太快，他受伤的日子，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罗渽民细细看过那人眉眼，听到他小声的说，我相信你。

他没能忍住悸动，俯下身吻住那片柔软。绿茶的苦涩和奶茶的香甜揉在一起，拨乱两个人的心弦。

那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吻。

青涩、温柔、小心翼翼又爱如珍宝。

黄仁俊攥紧了相握的手，他忽闪着眼睛不知所措，只得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恰到好处。对方的睫毛扫过鼻梁，轻柔的引起痒意，他没能藏住嘴边笑意，牵动了两个人的唇畔弧度。浅尝辄止，黄仁俊再抬头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黎耀辉坐在盥洗池前的场景，有些寂寥的气氛和他们之间的甜蜜不是很搭。

罗渽民攥紧了手里的票根，他从回忆里抽身，拨通了李帝努的电话。

“今天晚上画展是不是有聚餐，我能去吗？”

他愿意为自己的过错和糊涂负责，只希望这份幡然醒悟的心意，到的不算太晚。

他想，仁俊，不如我们，从头来过吧。

黄仁俊没有推掉任何人敬的酒，他酒量不是太好，但是现在的他，急需酒精麻痹。上午的时候，他就注意到罗渽民了，他暗骂李帝努个没眼色的，竟然把票给了那混账。

他烦，烦无处不在的罗渽民，却更恼不曾坚定的自己。不过见了罗渽民两面，他就明确感知到，自己蠢蠢欲动的心。这两年他其实过的一点也不好，没有人是能说忘就忘的，更何况是他要爱进骨子里的人。但是生活的一切确实都在变好，学业有成，生活充实，一切都井井有条。可罗渽民的出现，彻底搅乱他的步伐，总是节外生枝，总是痛痒难耐。

“哥…”朴志晟皱了皱眉，伸手拦下酒杯“你别喝了。”

“嗯？我没事儿啊。”黄仁俊绕过朴志晟阻拦的手，拍拍小孩儿肩膀“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儿哈，那儿有可乐你自己去倒昂。”

“啧哥！”朴志晟借着略胜一筹的身高拿走酒杯“刚刚有人敬你就算了，这会儿又没人干嘛给自己找不痛快啊。”

“朴志晟你少欺负我……”

咯噔。

朴志晟心下一慌，拿着酒杯的手抖了几抖，他看着撇嘴要哭的人一个头两个大。

完了，黄仁俊喝醉了。

黄仁俊酒品不差，不惹事也不哭闹。但是他有个更致命的醉酒习惯，那就是，撒娇。可能是平日里男子气概太重，在他清醒情况下是死活看不到这人撒娇的。李东赫为此挑战过无数次，各种坑蒙拐骗都得不来黄仁俊半个撒娇。直到系里聚餐无意灌醉了黄仁俊，李东赫才窥到了这世纪性的新大陆。可惜的是，自从李东赫把那晚他喝醉朝着教授撒娇的视频给他看过之后，黄仁俊很争气的再也没喝醉过。

他为此还埋怨过李东赫，说好不容易能看到黄仁俊冲自己撒娇。李东赫暗下决心，毕业前一定要再把黄仁俊灌醉一次，留下视频做纪念。

朴志晟虽然乐意看那人撒娇，但想起上次看完视频，差点儿没炸平李东赫家的惨状，他还是有些后怕。

他清了清嗓子，挨着黄仁俊坐下，把酒杯里剩余的酒倒掉，然后把空杯子塞到黄仁俊手里。伸手捏了捏黄仁俊后颈“仁俊不要闹啊，我去给你拿酒倒满，你在这儿等我，嗯？”

“我不想喝了。”黄仁俊揪住自己的衣袖晃了晃“胃里难受，再喝就要吐了。”

朴志晟努力压下上扬的嘴角，这样委屈巴巴的黄仁俊真的，太可爱了“那我们不喝酒了，我去给你拿牛奶，你别乱跑。”

“啊那我要草莓味儿的，冰的，一瓶就好。”说罢伸出一根手指在朴志晟眼前摇了摇，然后又伸出一根手指“两瓶也行，多喝多长，高过志晟。”

我的妈啊救命啊东赫哥救我仁俊哥太可爱了！

朴志晟双手摁住对面人肩膀，他低下头努力憋住笑意，眉眼皱在一起忍得辛苦“行行行，全便利店牛奶我都给你搬过来。”

看着黄仁俊重重点头，可爱的直冒泡，忍不住伸手刮了一下他的鼻梁，嘴里念着哎呦感叹东赫哥没看到这一幕简直是可惜啊可惜。安抚好黄仁俊，朴志晟小跑着出去给李东赫打电话，得快点儿把黄仁俊打包回家。

罗渽民靠在门框边，他听不清对话，却把那两人的互动尽收眼底，眸子里是阴郁的风雨大作。刮鼻子这样亲昵的行为，曾经是他的专属。

美术馆包下了整层大厅，自助餐热闹非凡，也无人顾及他是否是馆内的人，于是他穿过繁杂的人流，坐在那人身边。这样并肩坐在长形沙发，突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还未等他开口，只觉肩膀一重，他的满腔憋屈还没来得及抒发，只得僵着身体，指尖扣紧了沙发边缘。

“……仁俊？”

“啧没礼貌！”黄仁俊咂咂嘴，空酒杯在他手里打着转“要喊哥啊志晟，算了，不喊也行。你最近是不是又长高了？”黄仁俊挪了一下脑袋靠着肩膀的角度“靠着不舒服啊别再长了真是。”

罗渽民皱眉，怎么，把自己当成别人不说，看来还经常靠着那人肩膀？

“但是一转眼就长这么大了啊。”他听到黄仁俊小声地笑，连带着头发也抖动着“其实我知道你整天担心我，我哪儿有那么不堪一击啊是不是。唔虽然过的也是挺辛苦吧，但是我有努力改变啊，你看这还没毕业呢就有很多画稿合作来找我了。偏头痛也没再硬撑着了，听你话去开药了对不对？”

喝醉的黄仁俊含糊着说话，平添了一丝软糯和慵懒，罗渽民低下头只能看到他忽闪的睫毛和小巧的鼻尖，心里软的一塌糊涂。他真的太久没有见过这样的黄仁俊了。

“你呢，长这么快我有时候真的担心你会不会有生长痛啊，好在没有呢。知道你喜欢跳舞，但是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听到没有，别以为膝盖上的伤你掩藏的很好我可都知道，下次再发现因为跳舞受伤我就，我就……再也不给你带烤串了！”

毫无架势的威胁。而这些琐碎的担忧和唠叨，再次听到，却是黄仁俊对别人的温柔。

“但还是要夸夸你，我们志晟真棒。”罗渽民感到头发被揉了一把，他叹了口气。这算什么，才两年，就有人代替了我的位置吗。

“……那罗渽民呢？”

他开口，用小心翼翼的口吻。

喋喋不休的人一时沉默，喧哗的声音包围他们，把这气氛拉扯着揉乱。太久了，久到罗渽民以为他睡了过去，要低头的时候才听得那人说，都过去了，翻篇啦。

都过去了，翻篇啦。

俏皮又潇洒，却狠狠扎在罗渽民心上，堵闷着血管不畅，他一口气险些爆炸在胸口。

“你也知道不是吗，那个人早就被我踢出生活了，什么狗屁承诺，哇现在真是打脸来的太快就像龙卷风啊。”

赤裸直白的讽刺就这样摊在他面前，他白日刚刚奠基下的决心和自以为是，在这一刻分崩离析，碎的七零八落。

他直起身子还想追问什么，却只感到手腕被扣住，不小的冲击力把他拉离黄仁俊，待稳下脚步，抬眼便对上沾满戾气的眸子。

“你在做什么？”朴志晟松开拽着罗渽民的手，哑着嗓音质问他。

这是自他们分手两年来，罗渽民第一次见到朴志晟，说不震惊，是假的。因为眼前这人成长的速度太快了。之前还未超过黄仁俊身高的小孩儿，如今已经能和自己平视。那时还奶着嗓子，只会跟在黄仁俊身后，怯懦着连和自己说话都是磕磕巴巴的。而现在，棱角分明，剑拔弩张。

“志晟啊牛奶买来了吗？”

黄仁俊靠着李东赫，扯着嗓子声音很大，打破僵持紧张的气氛。罗渽民见方才还皱着眉的人立马柔化了眉眼，挨在那人身边收敛了所有锋芒。

“啊买来了买来了，在东赫哥车上呢，我们回家吧，嗯？”

黄仁俊点点头，揽住朴志晟脖子，“嘿咻”一声跳上他后背，嘟囔着叫你没事儿就扑我，罚你背我回去。

罗渽民看着李东赫和朴志晟对视一眼，几乎笑作一团，被黄仁俊一人赏了个拳头才堪堪收住笑意。那样融洽的气氛，是他无论如何也插足不了的。

李东赫把车钥匙给了朴志晟，示意他先走。看两人离开酒店才转过身，对上罗渽民的眼睛。

“你也看到了，黄仁俊现在很好，有人疼有人操心，我指的是双向的。”他制止了对方的开口“他有人疼也有人操心，也有人让他疼让他操心。你别再多此一举了。”

罗渽民咬紧后槽牙，却无力反驳。

“我活到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办了那场联谊，让仁俊认识了你。”李东赫丢下这句话，转身离开，未曾回头再分给他一丝多余情绪。

罗渽民不知道的是，那幅画被一分为二的光影，是黄仁俊巧妙掩盖的心思。

他当然怀念，怀念那时的甜蜜和吻。

他当然也嘲讽，嘲讽如今的崩坏和结局。

没有什么是绝对成立的，就像你的承诺是没有绝对兑现的，罗渽民。

四

李东赫是第一次见李帝努，他觉得李帝努是个很奇妙的人儿，棱角分明很有男子气概，笑眼一眯再加上眼角的泪痣，又是活脱脱的美人胚子。但是他觉得，这人智商堪忧。

因为他又凭一己之力，把黄仁俊和罗渽民拉一块儿了。李东赫从人群里一眼锁定那人身边的罗渽民，他捂了捂后脑勺，啊脑壳痛。

“你说李帝努喊我来的理由是啥来着？”

“嗯？”黄仁俊随便找了个空桌坐下来“就，认识一下啊，这不要毕业了么，帝努说能多认识一个人就在以后工作上多一条出路。”

“可拉倒吧。”李东赫和眼熟的学弟打了个招呼挨着他坐下来“就他这交际圈儿，我看A大稍微有点儿能耐的都在这儿了，还怕没出路？”

“哎呀想这么多呢怎么。”黄仁俊划着平板屏幕点单“有海底捞吃就别那么多话咯。”

李东赫翻了个白眼儿，吐槽黄仁俊真真是海底捞迷弟，一周吃五次不带腻的，下辈子投胎到海底捞老板家里好了。

李帝努撇了眼角落坐定的两人，暗暗松口气。他接过罗渽民双手递过来的可乐，放低声音碎碎念，你知道我为了圆说大家聚一下这个幌子拉来了多少朋友，随便聚就行呗还非要吃海底捞，你知道包下海底捞多难吗！

“我请我请，不是说了我买单嘛。我这不刚回来没什么认识的朋友，单喊仁俊他肯定不会出来的。”罗渽民把煮好的虾滑捞到李帝努碗里“够哥们儿，改天给你介绍护士姐姐啊。”

“你可长点儿心吧罗渽民。”吞掉虾滑的人咧着嘴散热，说话含糊不清“说真的，你真的是认真的吧？仁俊是个好孩子我可不想害了他。”

罗渽民把目光从角落收回来，伸了三根手指对天发誓，说我绝对百分之三百认真，你什么时候见我罗渽民为谁这么煞费心思过，还花钱。

李帝努预估了一下今晚结账的数字，点点头觉得说的有道理“最好是这样，我去接个电话。”

看李帝努打着一路的招呼出门接电话，罗渽民起身走向调料区。

“我去调料，你在这儿等着吧我把你那份一起调了。”李东赫瞅着李帝努出了门，找了个理由起身，把黄仁俊的那句记得放花生碎丢在脑后。

菜上的七七八八，黄仁俊把李东赫喜欢吃的牛肉丸丢进麻辣格里，又扒了几颗墨鱼丸丢在菌汤格里，看它们咕噜咕噜的在里面浮沉，圆润可爱。服务员送来了调好的调料说是有人让送来这桌的，他道了谢拿筷子搅了搅。

没有香菜没有葱花，有醋有耗油有蒜蓉，有牛肉粒有花生碎有辣椒油，还有这家没有放在台面上的沙茶酱。

黄仁俊挑挑眉，对于李东赫时隔许久还能记清自己吃调料喜好这件事，表示十分满意。见那人还没回来便下了肉和毛肚，吃的热火朝天，自然忽略了人群中时刻黏着他的视线。

“hello认识一下？”李东赫等着那人打完电话才走出门，向李帝努递了瓶可乐招招手“我是李东赫，黄仁俊朋友。”

他觉得有必要点醒李帝努这个呆瓜，让他以后别再有事儿没事儿搞聚餐这些东西，免得黄仁俊见了罗渽民就闹心。

“你好我是李帝努。”弯着笑眼的人收了电话。

“你和罗渽民是挺好的朋友？”李东赫没绕太多弯子，直接拉了话题主人公开场。

“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大学没在一个学校，其余时间都腻在一起。”

“像他这种先天条件那么好的，换伴儿挺勤的吧。”

李帝努指尖把玩着易拉罐拉开的铁环，点点头应下来“是啊，嗯起码之前是这样的。”

“之前？”

“就当时大一谈了个，挺护着的，都没舍得带出来让我们这群狐朋狗友看看。”李帝努笑着把铁环丢进不远的垃圾桶里“出国那两年好像都没谈吧，我觉得也挺神奇的，他那性子竟然还耐得住这么久。”

李东赫皱皱眉，手里的冰可乐冻的他指尖发僵“哟，这么稀罕。”

“渽民好像挺在意那人的，当时阿姨还来找我让我劝劝他别太认真，收收心筹备出国，还说得为自己未来想想。”李帝努见旁人低着头若有所思，便也见好就收，赶在那人再询问其他之前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就是可惜最后还是分了，谁知道他怎么想的。李东赫是吧，认识你很高兴，我就进去了再不回去虾滑就被罗渽民吃完了，今晚放开吃哈！”

李帝努伸手把喝空的可乐罐丢进垃圾桶，走进喧哗的人群，人声嘈杂。

他其实没料到李东赫会找他谈话，现在想怕是要告诉自己以后不要拉黄仁俊和罗渽民见面。

大一下半学期他才知道罗渽民在谈恋爱，也怂恿着他带出来见一见，但是那人护得紧，宝贝似的不肯答应。他本来没在意，就罗渽民那个换人速度怕这次也撑不过两个月，直到他妈妈主动找到自己，说渽民还拉扯着没有分手，诺诺你从小和他长大，你劝劝他。

还没等自己开口，罗渽民那边就断了，这事儿也就翻篇了。后来得知两年来罗渽民竟没有再发展一段新恋情，再到前几天那人向自己坦白，说黄仁俊竟就是当年那宝贝，还死皮赖脸的要自己帮忙，说要重新追回那人。

直觉告诉他，罗渽民很在意黄仁俊，虽然那人还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但凭他和那人二十年的交情，李帝努知道，黄仁俊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旧情复燃。

那他也就，做个顺水人情吧。

李东赫指尖点着易拉罐，瓶身发出啪嗒啪嗒的清脆声音，他起身摇摇头，想着或许有些想法不用那么根深蒂固，还有一些余地也说不定。

“啧都不等我，亏我还特意去给你调料。”李东赫回到桌子旁，见那人吃的酣畅淋漓“喏，你的料，哎我忘了加没加花生碎了，你真是够难伺候的吃……哎？你调好料了？”

“嗯？”黄仁俊抬头，望着李东赫手里的调料愣了愣“这不是你叫服务员送过来的吗？”

锅里的食物被滚烫的底汤沸腾着，晶莹剔透的虾滑缠着金针菇打转儿，沉底的土豆片变得绵软，压着未熟透的水晶粉隐隐颤动，豆腐块儿被橙色的虾子须戳了个洞，牛肉羊肉纠缠在一起分不出谁是谁，反正一筷子吃的满足就好。

黄仁俊鼓着腮帮子说的含糊不清，看对方摇摇头否认，脑子里有什么一闪而过，呛的他一个咳嗽，就着可乐囫囵吞下嗓子。

“你……连谁给你调的都不知道就敢吃？还有谁能记住你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个不吃这个要吃的癖好啊。”李东赫捞了筷子肉嚼的带劲，突然有个想法涌入他思绪“等等，该不会……”

“闭嘴，吃你的。”黄仁俊有些慌乱的打断那人，咬着筷子一时没有动作。

嗯，是他吧。

黄仁俊吃调料特别挑剔，搭配的东西从来都是固定的，因为种类繁多琐碎，几乎没人能明确记得他的喜好，比如面前李东赫给自己调的这碗，就没有花生碎。而和罗渽民来海底捞的时候，他没有动过手，从来都是罗渽民调好了送到他手边。他没想到，时隔两年，那人却还记得清楚明确，这突然让他觉得胸口好像挨了一拳，痛痒无力，这算什么啊。

他知道今天罗渽民也会来，但是不想躲着避着，就按平日生活一样，不被前任打扰，才是真的放下了，他心胸坦荡。可是那人三番五次的找上门来，那天他喝醉也是听李东赫说罗渽民杵在身边。但若剥开他的自尊和强硬，你便可以看见那些闪烁的细小雀跃，是淡去却未曾褪去的热烈，是不动声色的暗涌。

黄仁俊直起身子望向大厅中央，李帝努不断穿梭于各个桌子。罗渽民面前的麻辣锅咕嘟咕嘟沸腾的正旺，那人还大喇喇的筷子直往里面夹，明明肠胃不好，自己是医生都不注意身体。他有些食不知味，理智和踌躇纠缠不休。直到李东赫接到教授电话，喊他回去处理些事情。黄仁俊打算和他一起离开，他看李东赫跑去李帝努那边道别，于是抬脚径直走向柜台。

“还吃呢，黄仁俊都走了。”终于忙完交际的李帝努跑回自己座位，看罗渽民竟然还吃的带劲“别吃辣了行不行，每次管不住嘴回家了又疼到要死要活。”

“走了？”罗渽民眨眨眼，有些丧气的看李帝努从他盘子里夹走刚煮好的小肥羊，滴落的辣椒油溅在盘子中央，又迸到桌面上，肮脏不堪“那我这顿请客岂不是请的很没成就感，还有这不是你点的麻辣锅吗，就不能点个鸳鸯锅？”

“得了吧你，你不会说换锅啊，我看你吃的比我都开心。”李帝努放下筷子打算喊人换个锅底，就见服务员端着锅子走过来。

“你好打扰一下，换一下火锅汤底。”服务员拿漏勺把煮好的东西捞了个大概放到两人碗里，端走咕嘟咕嘟烧的辛辣的锅子，把清汤麻辣鸳鸯锅放在桌子上，留着两个人面对面干瞪眼。

“？？？？？”

“等等等等等等一下！”罗渽民拦住要走的人“请问谁让你换的汤底？”

“就刚刚走的那个小伙子，嗯刚才坐在那一桌来着。”服务员指了指黄仁俊刚刚坐过的桌子。

罗渽民没能压住嘴角的笑，在一片嘈杂中独得柔情万分。他摸摸鼻梁掩饰自己已经飘然的心绪，坐回位置把火档调到最大，咬着筷子眼巴巴的盯着清汤那一面冒泡。

李帝努摇摇头，感叹情场浪子竟也有这样为爱情痴傻的一面，他拿走对方覆着一层辣油的碟子，还有里面盛着满满的肉。

这个十月，好像没有往年冷的厉害啊。罗渽民侧过头望向窗外，叶子纷纷扬扬盖了一地，是黄仁俊喜欢跑着踩完一整条街落叶的季节了。

他迫不及待夹了一筷子肉放进冒泡的火锅里，满心欣喜。

黄仁俊接到朴志晟电话的时候正在画室整理稿子，听他在医院吓的差点儿没把刚编好序号的稿子打乱，捞起外套就直奔医院。路上听朴志晟说了个大概，学校有人欺负同学，他没看下去和别人动了手，结果被教导主任一块儿送医院来处理伤口来着。他在电话这边夸了小孩儿说让他等一等，他马上就到。

朴志晟一直是很乖的孩子，这两年来从没让他操过闲心，既然能让他大打出手，那么黄仁俊想这件事怕是触碰了他的底线。关于对错，反正他家小孩儿永远不是错的那一方。

朴志晟有些头疼，他没想到竟然碰上一胡搅蛮缠的主，家长来的比医生都快，护宝贝似的问这问那，事实上那人只是脸上挂了彩而已。

“这谁家的孩子啊怎么下手那么重我的天，宝贝疼不疼啊？”女人挎着名牌包包，踩着高跟鞋围着儿子打转，终于把目光放在面前人身上“为什么打我家宝贝啊，小孩子怎么大的戾气哎呦。”

“阿姨，是您儿子欺负人女孩儿在先，而且是他先动的手好吗。”朴志晟扯了扯嘴角，火辣辣的疼，他还没来得及上药。

“小孩子小打小闹不正常吗，我跟你讲你这要赔偿我宝贝精神损失费的，他爸爸看到会把医院掀翻的真的是。护士来来来先给我儿子上药，快点儿，他脸上落疤了我可要拿你是问的。”

朴志晟靠着门嗤笑一声，看挂彩的人坐在凳子上被护士围了个水泄不通，期间还接收到那人趾高气扬的眼神，幼稚的可笑。

合着仗着家里有头有脸，所以才在学校这么肆无忌惮的。他想到教导主任看到那人挂彩之后那张惊慌失措的脸，朴志晟一阵泛恶心。

“把你家长叫来，我要留下你们联系方式，万一我宝贝以后有个什么后遗症我可得找你们。”女人惦着医药单走过来“喏这个你拿好，等会儿把医药费结了啊。”

“凭什……”朴志晟直起身子，皱着眉开口。他只见那张薄纸被骨节分明的手抽走，一阵风携着柑橘气息来到他身边，周遭被温柔包围。

“都是些皮外伤的药，不严重，您不用担心那么多。”他听得旁人开口，语气舒缓却笃定“还有，您儿子犯错在先凭什么要我们负责？”

朴志晟侧头去看，黄仁俊轻皱着眉，不怒自威，吹乱的刘海儿暴露了他风尘仆仆的焦急。那人转过头来对上自己眼睛，短暂一笑，他感觉身侧的手被覆了一层暖意，又匆匆离开。

“有谁能证明是我宝贝犯错在先吗？”卷发女人显然对这突如其来的抵抗不满意，她眉眼挤在一起的样子并不好看“我跟你讲你不要惹我们啊，儿子爸爸可是县长，疼他的很，要是知道伤成这个样子会把医院给掀了的！”

黄仁俊抿紧了唇线，他绕过气急败坏的女人，拨开围着男孩儿的护士，走到显然被这情况吓到的人面前。他伸手去扶那人胸前的名牌，念完名字笑了笑，眉眼弯弯。

“我记得你们学校是严禁透题给外校的吧，惩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嗯？”真不巧，他最近听董思成说新出的题被三班的人透给外校了，还说一定要拉出来杀鸡儆猴。那人落了个复姓，所以他记得清楚“董老师可是很严格的，欧阳同学。”

那人显然是没想到会来这一出，就连朴志晟都挑挑眉一脸意外，原来这人就是最近在传的透题给外校的人。

“我我我我，我没有……”

“把今天这事儿说清楚，我就替你说说好话，啊董思成说明天就要找校长谈谈来着。”

“是我先动的手……妈算了，都是小伤没事儿。”那男孩儿脸色发白，嘲女人挥挥手。

女人却脾气见涨，高跟鞋踩的地板脆响“什么小伤啊落了疤怎么办！什么透题啊妈妈明天去找校长谈，现在你，得给我儿子道歉。”

“你说什么？”黄仁俊拧紧了眉，捏着医药单的指尖因用力而泛红。

罗渽民坐在手术室外，盯着地板找不回飘荡在外的思绪。直到有人坐在他身边拍拍他肩膀，递上还温热的咖啡“看开一点儿吧，辛苦你了。”

谢过主刀医生，罗渽民脱掉手套和口罩，长长叹了口气。他刚结束一场长达两个小时的手术，但因病人送来为时过晚，错过最佳治疗期，无奈抢救失败。耳边有亲人的嚎啕大哭，以及护士医生小声安慰的声音，哀叹声未曾间断，编织出一首哀切的悲曲。虽然他只是辅助医生，也确实时期已晚，但看这样鲜活的生命陨灭在眼前，胸口好似压上了千百斤石头，呼吸不畅，他无法言喻的难过。

站起身，他打算下楼去吃点东西熨平他内心的皱褶和疲倦。才不过来到电梯口，就听得楼下喧哗不断，有女人尖细的嗓音直逼天灵盖。罗渽民揉了揉太阳穴，他已经无暇去顾及闲事，只是经过人群时耳朵从各种杂乱嗓音中辨别出太熟悉的那一把。

他侧头望向里间，一眼看到黄仁俊的背影。

罗渽民没有莽撞，从围观的人群那里听了个大概，又想起刚刚站在电梯口踌躇不决的女孩儿，看校服好像是和朴志晟那小子一个学校的。

“能不能讲点儿理？”黄仁俊已经被纠缠的愈加烦躁，他转身欲要离开，却又被女人拉扯着挪不动步子。

“这里是医院不是菜市场，麻烦这位女士不要在这儿撒泼了。”低沉稳重的声音打断这一闹剧，空气“倏”地安静，小护士在旁边怯懦的喊了句罗医生。

罗渽民踏着稳妥步子走进来，伸手捞住黄仁俊手腕把他扯到自己身边，挺直的腰板把那人挡了个大半儿。他看见了，黄仁俊眼里缀满了惊讶，还有一丝澄亮，闪着水光。

“你们杵这儿干嘛呢？看戏还是怎么着？任着别人闹啊这还是医院吗？我从三楼就听见吵得厉害还有完没完了。”他皱着眉反问一群护士，又把目光放在始作俑者身上“皮外伤而已，绝对不会留下半点儿伤疤，我是医生请不要质疑我的本职工作能力。”

黄仁俊感到手腕被攥的很紧，他盯着那人后脑勺，听得一阵寂静。

“那，那也是下手太重了啊，你看我……”

“是你儿子先拽着人女孩儿不放，当事人就在外面呢要我喊她进来吗？”罗渽民打断女人的话，明明用着疑问句，语气却笃定认真“林同学，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门口有梳着两个羊角辫的女孩儿走进来，双手攥在一起看起来紧张的很。她深吸了口气站直身子，说，是欧阳扯着我不让我走还说晚上要请我唱歌儿吃饭，因为我拒绝了还让别人去抢我书包，是朴同学路过帮了我。

这场闹剧以女人恨铁不成钢的揪着男孩儿离开收场。即使再硬气，也抵挡不住在人群前丢了面子，毕竟行为不检点足够让人指责个透彻。

黄仁俊看人群散去，挣开还被攥着的手腕转过身来，他看着朴志晟红肿的嘴角气得不行。罗渽民赶走了护士亲手给小孩儿上了药，半路憋出来一句，想不到你还挺会英雄救美的嘛。

朴志晟瞥了一眼站在门口的女孩儿，支吾着要反驳却又被扯到嘴角的伤口，疼的直抽气，耳朵却悄悄红了一角。

罗渽民打发两个小孩儿去拿药，顺手关了门，他长松口气靠在门上，扭了扭酸痛的脖子。

“嗯……”黄仁俊咬咬嘴唇，双手搅在一起有些慌乱“谢谢你啊。”

罗渽民看过去，这是自他回来之后第一次和黄仁俊心平气和的站在一起，也是第一次看见这样乖顺的他，沾染了当年旧时光的样子。他伸手理顺那人凌乱的刘海儿，语气轻柔。

“我帮了你忙，借你肩膀用一下，不过分吧。”

“什……”

黄仁俊抬头，被压过来的力量扑了个猝不及防。罗渽民把额头抵在自己肩膀上，发丝触碰到他的肌肤，松软还有一些痒。他怔了怔，这过于亲密的距离让他下意识想要退后挣脱，却被那人伸手一把揽了回来，手臂横在他腰上暗暗使力。

“我刚结束了场手术，人没救过来。”透过骨骼传开的声音，更为低沉，透着无力和酸楚。而此刻的罗渽民，和刚才强势站在他面前的，简直判若两人。黄仁俊没再暗自较劲，松了想要挣脱的力气。

“虽然知道大家都尽力了，但是还是，有点儿难过。”

白大褂上的味道并不好闻，消毒水和冷金属交融在一起惹得一身生人勿近的疏离感。但可能是罗渽民昨晚刚洗过澡，头发上蔓开的坚果醇香，安抚着黄仁俊疯狂跳动的神经。

“再早送来一点儿就好了……”

黄仁俊垂下肩膀，心脏渐渐柔软塌陷。浅微的叹气落在对方脖颈上，触碰到的小片肌肤迅速温暖起来。他松开相握的双手，犹豫许久，还是抬起手臂，轻巧的拍了拍罗渽民肩膀。拍散了罗渽民心中堆积的痛苦和闷楚，有清凉柔和的风吹来，吹乱他的心湖涟漪。

“这不怪你，你已经做的很棒了。”

他安抚着怀里的人，一如当年。

到家已经将近凌晨，黄仁俊确认了好几遍小孩儿的伤口已无大碍，这才催促着朴志晟快去洗漱休息。待他温好牛奶推开那人房门时，却发现大灯已关，被子鼓起个球，有均匀的呼吸蔓延在房间屋内。

“已经睡着了啊……”黄仁俊轻手轻脚的把牛奶放在床头柜上，蹲下来看着熟睡的人，若有所思。

朴志晟长大许多。

无论是从外表上还是心理上。

成长到让他以为两年前冒着奶气的小孩儿好像只是他的错觉，如今却已经是热血难凉的大男孩儿了，倔性子让他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但反过来看，又还是他的小孩儿，还不能真正的独当一面。这俗世的纷争和伤害，他希望朴志晟永远不要涉及，永远不要受伤。如果可以，他宁愿朴志晟永远不要长大，可以拥有一辈子的永无岛和彼得潘，始终热爱他的舞蹈和游戏机。

这就是，朴志晟最好的年纪，也是他黄仁俊最喜欢的样子。

黄仁俊伸手把被子拉过他肩膀，细心掖了掖被角，准备起身离开。

“对不起啊…”

他顿住动作，把目光重新放回那人身上。

“又给哥添麻烦了……唔但是哥…我有时候也很累……”他看朴志晟嘟囔着翻了个身，刘海儿顺着侧身倾斜下来，搭在他的眼睫上。

什么啊，这么大了还会说梦话的吗。

黄仁俊无声笑开，他重新蹲下去，打量着少年纤长的睫毛。台灯晕开光团，温柔落在他发丝，氤氲了丝丝光亮，划过他鼻梁，覆盖在红肿未褪的嘴角，忍不住让人心生柔软。

“我是真的…很喜欢仁俊哥…哥知道吗……”

小孩儿嗫嚅着，滚烫的字眼打了个转儿，消失在寂静的夜里，像一只呼噜着出声的小狮子。

伸手轻轻拨开朴志晟眼前的刘海儿，露出对方英气的眉，他眼睛里是化不开的宠溺和无奈。要怎么说呢，又要怎么表明呢，他能做的，只是加倍的去疼爱眼前的人儿。至于那些斑驳隐匿的感情，就交给时间吧，总会冲淡不属于的，留下最纯粹的。

“我都知道，辛苦你了，志晟啊。”

黑夜里，温柔它蘸裹浓厚的蜂蜜，携着澄澈的月光，把这莹润的爱意揉进梦里，轻声附在少年耳边说，希望你有一个甜美的梦呀。

“晚安，好梦。”

五

日子平平，一切都顺利且缓慢的进行着，如果忽略这雷雨将来的天气，以及罗渽民隐约开始的追求行动的话。

黄仁俊揉了揉太阳穴叹了口气，他把书阖上，抬头对上另一张桌子上的罗渽民，冲他招了招手。罗渽民便抱着特意挑的医学书颠颠跑过来。

他们距离不远，罗渽民跑过来的时候，好像带动了岁月的齿轮和链条，让黄仁俊想起大一那年两个人也经常这样，互串着对方的学校图书馆。他会拿那些色彩缤纷的美术史，罗渽民则拿着密密麻麻黑白图纸的厚本医学书，两个人经常看着看着就去瞅对方的书，吐槽几句你的复杂枯燥，或者反嘲几句他的高深无趣，在图书馆一赖就是一个下午。

“你已经在我们学校图书馆呆了半个多月了，实习医生不应该忙的焦头烂额的吗？还有，书拿倒了。”黄仁俊指指他手里的书。

漂亮的人儿挠挠头，有些尴尬的把书合好放在手边，他往前挪了挪椅子，眉眼浸进阳光照耀的范畴，忽然就明亮起来。

“我想，上次在医院的帮忙，我可不可以讨个回报？”他说的有些怯懦，眼睛飘忽着。

“什么？”黄仁俊挑挑眉，对面人这表情可太稀罕了，当初那一年他都没见过几次这人患得患失小心翼翼的样子。

“绝对不会让你为难！哎也不能这么说……就，就不是杀人放火啥的，不烧杀抢掠啊我真是我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人合起的双手松了又紧，无措的样子倒有些意外的可爱。

“回报而已，我没那么小心眼，你说吧。”黄仁俊看了眼时间，估摸着朴志晟放学的时间“我还要回家做饭，你也要值夜班吧，说吧。”

罗渽民从口袋里拿出个信封，踌躇许久放在两人中间，他说等我走了你再打开吧，说罢惦起书起身，找寻着编号归还手里的书。

黄仁俊看那人消失在排排书架里，伸手拿过信封，翻来覆去却没有打开，直到罗渽民还好书走出大门，他才开了信封。

寒气自下而上，快速席卷黄仁俊浑身每条神经，他甚至听得细胞冻裂破碎的声音。十月的风从窗户缝隙里钻进来，借着衣领和袖口趁虚而入，冻的他一个激灵。于是他起身，书都没有拿，迈着惊慌又凌乱的步子走到垃圾桶旁边，丢下这浅薄的纸张，仓皇逃出图书馆。

夕阳落了一寸，延伸到转角的银色垃圾桶。有人从中拾起信封，拍去不存在的灰尘，终究只落得长长叹息。他带走了被丢弃的信封，所以并不知道，也有人半路折回，怀着忐忑的心情重回这里，却未曾寻到他丢弃的东西。

信封里躺着两张门票，印刻着五月天的字样。

自从上次一别，黄仁俊就整日为了不知所踪的门票挂念许多。罗渽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把五月天演唱的门票放在他眼前，这是邀请，还是试探，他不知道。但是那天，他踩着落了稀稀拉拉的干枯梧桐叶跑到半路，却又咬咬牙跑回图书馆，喘着粗气也没能找到被他一时冲动丢掉的门票信封。于是他踩着血红的太阳，整理乱七八糟的思绪。

只是他没想到，不过三天，罗渽民竟然又把下一场的门票放在他眼前，倔强的让人又气又恼。他开始刻意躲着那人，本就忙碌的两个人几乎没再见过面，但信封，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人带到自己跟前。上次是同课的朋友，这次是聚餐时交情不错的学弟。黄仁俊没有回应，又退不回，只得缄默着收下来，全数塞进最厚的那本专业课本里，任它越来越厚，挤压着书桌上固定的书立空间。从上看下来，丑陋的像贪婪的捕食者，把他无可触碰又不舍丢弃的旧时光锁起来，吞咽着自欺欺人。

朴志晟接到黄仁俊电话的时候正叼着红薯打游戏，手柄被他按的啪啪作响，他周末没事儿就窝在家里打打游戏看看漫画。黄仁俊在学校和朋友搞毕业论文，有份资料需要他去送一下，于是他也乐的清闲，吃饱了正好散散步。洗好手便去黄仁俊书桌扒拉材料，明黄色的pv文件袋，很好找。只是在他抽出来文件袋之后，目光被旁边的材料书所吸引，里面夹着的东西厚厚一摞，他犹豫几番，伸手把书抽了出来。

里面夹了许多个信封，是统一的浅米色。

朴志晟放下书本，开了其中一封，是10月8号北京场的五月天演唱会门票，今天是十月最后一天，时间已经过了。他眼皮跳了跳，簇紧眉。

伸手去开另一封，是上海场，10月13号，

接下来，广州场，10月18号以及10月22号。

长沙场，10月25号。

重庆场，10月29号。

以及唯一一枚信封里，没有过期的演唱会门票，11月3号，南京场。

朴志晟捏着信封的指尖用力，有浅显的皱褶晕起来，他深吸一口气，整理好所有的门票归放回书本中。拎着明黄色文件夹出了门，划开手机点开了和李东赫的对话框。

“东赫哥，把罗渽民电话给我吧。”

他觉得，他需要坐下来，和那人聊一聊。

十一月的雨实在冷的透骨，朴志晟收了雨伞踏进咖啡馆，他甩了甩沾湿的头发，一眼望见靠窗位置的人，面前放着两盏高度不一的杯子。

“其实…并不完全是你们看到的那样。”

罗渽民放下手里的咖啡，他望着凝了一层水珠的窗户，深叹一口气，准备娓娓道来他不为人知的心思。雨水打在玻璃上，撞的七零八落。

朴志晟抬头，昏黄吊灯下的人看不清表情，只有周遭的气氛开始凝固，游走的缓慢。

“演唱会那天晚上，我父母和我谈了一些事情，什么内容都有，其中包括出国和仁俊。出国早就定下来了，我拖着一直没和他说，总觉得还早没必要说那么透。其实也是在挣扎，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吧。”他指尖摩挲着咖啡杯盏“我不是不认真，也不是不在意，只是现实了些罢了。说分手，只是不想听到那些和等待相关的词，那太沉重了，会拉扯着两个人都彼此折磨。”

罗渽民其实是个很自负的人。

对他来说，生活的一切都必须尽在掌控中，是永远有plan b的人，他不准许任何意外扰乱原有事情的走向。而黄仁俊，就是他人生中第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

当年在一起就是个意外，他不是同性恋却应了黄仁俊的追求，对，当年是黄仁俊先开了口，捧着真心问他是否敢于一试。可能那时他也长着反骨，刺激感戳着他的感官，而那人身上又有着他以为与生俱来的熟悉感和让人动心的东西。时隔经年，也才知道那本是命运早就安排好的情节。那心动的一窥，也只是为他们的以后锦上添花而已。经过国外两年的浸泡和打磨，他才从中惊醒，其实他早就沉沦于这场爱恋，无关占有和欲望，也无关孤单和寂寞。

“分开了也，很折磨。”朴志晟盯着杯子里暖咖色的奶茶，手掌因为杯壁灼热而回温“可是我觉得那都是仁俊哥单方面的，你依旧过的很好不是吗。”

罗渽民笑笑，他不可置否的点点头，又摇摇头“我不能否认在国外这两年确实过的还好，但是你怎么又知道，我过得很好呢。我承认，最开始我对这份感情并没有全身心的投入，但是时间是个神奇的东西，说了分手之后才发现，其实我比我想象中的更喜欢他。”

“你知不知道，你们分手那天凌晨是一周年。”

“……我知道。”对面的人沉默许久，才轻声开口，他抬头对上朴志晟有些阴戾的眼睛“说了分手后，我还是数着时间等凌晨，我纠结踌躇了很久，才发了消息道歉，说能不能不分手，这些都怪我但是那时候，我已经联系不到他了，微信被删除，电话被拉黑，我……”

“真的舍不得不是会想尽办法去道歉的吗？”朴志晟显然有些烦躁，他伸手拨乱了头发“你根本就是自私，单方面认为你们经不起推敲，所以索性直接分开，罗渽民，你就是个胆小鬼。”

罗渽民没有说话，他只是点点头，嘲讽曾经无知又愚蠢的自己。他以为，在事情走到最糟之前退出这份感情，就可以避免无穷的痛楚和纠缠，两个人提前分开或许会更好过。事实是，他自以为的理智和果断，造成了时隔两年还依旧磨不掉的藕断丝连。

“我不想管这两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也不管之前你做了怎样的思想挣扎。”朴志晟推开面前的奶茶，双手放在桌面上，浑身都是山川般冷冽的稳重，全然不像个未成年的孩子“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爱不爱黄仁俊。”

不是哥，不是仁俊哥，而是黄仁俊。

罗渽民忽然意识到，对面这人早就不是当年的小孩儿了，外貌不是，心智更不是。唤了全名这样的郑重感，是成熟稳重的男人了。他该感谢，这人在自己不在的两年，成长的那么好。那么黄仁俊，想必也是被呵护着吧。

罗渽民收起所有的外露情绪，只留眼眸清亮。那个曾经被他默念咀嚼无数次的名字，冬日雷雨有，秋叶落地也有；春光缱绻有，夏季蝉鸣也有。兜兜转转，烟云千里，尘埃落定之际，还是他。

“当然，爱。”

爱情的保质期本是无限，那些所谓的新鲜感和厌倦平庸，全是他为了逃避而找的借口罢了。等到终于参透这山水，拨开眼前迷雾，才幡然醒悟，在爱情里，一个人自由不如两个人搏生羁绊，一个人流浪不如两个人有所归宿。

黄仁俊打了个喷嚏，裹紧被子把目光放在窗外，电脑里还循环着五月天歌单。他一直有关注五月天这次的巡演，倒数第二场就落在A市。

罗渽民送的那些门票，他眼睁睁看着票上的日子翻篇而过，偶尔会搜一搜当晚的现场视频，再投身论文和毕业作品，浑浑噩噩。

罗渽民真的是狠啊，明明知道这是他最深最浓重的心事，偏偏单刀直入，是要拼个血肉模糊才罢休吗。不是，其实黄仁俊知道，不是的。他了解罗渽民的为人，他不是要旧事重提弄得两败俱伤，而是怕要从最深的心结下手，从而解开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种种问题。所以他才怕，他怕动摇，更怕罗渽民真的用情，那么好像他所有的难挨都是无病呻吟，因为他没那么洒脱，因为他其实一直都没忘掉这个名字。

房门被敲响，朴志晟晃晃手机进了门，喊了句哥有电话。黄仁俊看到那电话号时头有些隐隐作痛，这串电话号码，因为打进来的次数太多导致他都快背下来了。朴志晟靠在桌角上没动，他示意黄仁俊接起电话，听着聊天内容。

“喂。”他伸手暂停音乐，划了绿色键。

“这个周末在体育馆有演唱会，来吧。”

“……”黄仁俊叹气，他望了眼书桌上鼓鼓囊囊的书“算了吧，别再送了，我不想去。”

“去吧。”朴志晟开口。

黄仁俊错愕的抬头，指尖因为慌乱划过免提键，他望进小孩儿澄澈的眼睛，愣怔着问他什么。

朴志晟在床边蹲下来，伸手握住黄仁俊有些凉的手“我说，哥，去吧。”

黄仁俊突然有些鼻酸，他好像一下子看透了此刻的朴志晟，作为唯一一个完全见证了他这两年是如何过来的人，他甚至比自己清楚，罗渽民在自己心里到底赖了多久，藏了多深。可是，你对我是怎样的感情，我不是不知道啊志晟，为什么要这样呢。

“已经够了，到此为止吧。”朴志晟冲他笑，眼睛眯在一起乖的不得了“不要再逃避了，是好是坏，做个了断吧哥。”

“当年欠你一场演唱会，也欠你个解释，给我个机会吧。”电话那边传来罗渽民的声音，通过免提显得更为低哑。

“也给你自己个机会吧。”朴志晟接上那边的话，语调轻巧“嗯？”

黄仁俊举着手机的手臂发麻，眼睛酸涩而发胀。后来的后来，他总是想，是该感谢那时推了自己一把的朴志晟，还是该心疼那时隐藏自己所有情绪只为自己好的小孩儿。

黄仁俊到场地的时候，即使人群喧嚣拥挤，他还是一眼看到了六号检票口的罗渽民。说来奇妙，当年他就是从六号口一个人进了现场。时隔三年，从检票完毕到落座，黄仁俊都是思绪飘渺的状态。

他们没有过多的交流，多是盯着舞台和大屏幕，听身边的人尖叫或是激动难掩。黄仁俊有些紧张，他提前查过演唱会歌单，下一首就是温柔，有些手足无措的捏着手机。前奏响起时，他看到身边又有人拨通了电话，好像这已经是个不成文的规定，温柔就是要唱给最爱的人听。

“仁俊。”罗渽民终于伸手握住身边人手，把滚烫的温度传递给对方“那时候和我在一起的你，其实并不快乐，对吧。”

黄仁俊侧头去看他，在昏暗的环境下看不真切，只有一双眼睛足够明亮，忽闪着带起那些从前。他快乐吗，若细细数来，那一年是走着下坡来的，分手那时，确实得以跌宕。

“我总觉得，两年是个很难挨的时间段。对不起啊，我还曾经要你对我多些信心。当时在决定出国之后，我就想放手了，我认为那会折磨着我们，最后愈演愈烈，会闹的不可收场。所以干脆，提前结束，不绑着你也不想束缚你。这不是油嘴滑舌，这是我当时真正的想法，虽然它愚蠢又可悲。”

罗渽民想起那晚的电话，演唱会里撕心裂肺唱着我给你自由，好似在蛊惑自己，放手吧，放手吧，他明明更适合自由生长。如果给不了他想要的，放手才算是拥有，不是吗。

“对，我自以为是，贬低我们的感情，否认它们应有的价值。但是我想请你原谅，那时候懦弱胆怯的我。”罗渽民用了力气，箍着对方的手掌一丝力气不放“那时候给不了你想要的，是因为怕自己沉沦，怕自己一发不可收拾的想要一个人，怕自己因为爱情变得暴戾而俗气。就连那天在酒吧看见你，我都不承认自己对你对这份感情还抱有幻想。”

黄仁俊感到手心开始出汗，不知道是因为肌肤相亲而产生的高温，还是这人难得袒露心思对他造成的冲击和心酸。

“当时爱你心切，鲁莽又自傲，险些错过了你。”

有干净温婉的吉他声回荡在耳边，黄仁俊听出来了，那是《拥抱》的前奏。

对面的人显然也注意到了歌曲的变换，他缓了缓手上的力气，盯着黄仁俊因他用力而泛红的手掌，如释负重的重新笑起来，弯着的眼睛里是凌乱的水光，潋滟着靠近，像当年的月光。

黄仁俊感觉那人附在自己耳边，轻声唱着。

【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

罗渽民会弹吉他，这是只有黄仁俊知道的小秘密。春末的校庆，所有人都在操场狂欢，空荡荡的阶梯教室，罗渽民向朋友借了吉他，在盈满月光的窗台，为黄仁俊弹唱这首《拥抱》。

那时还羞于脸红，他们未曾开口说过爱。而那晚，罗渽民借着吉他和歌词，满怀一腔柔情和心动，巧妙改了句尾的个别字眼，郑重而虔诚的对他说，我爱你。那是第一次说之于口，借情于《拥抱》，意义非凡。

黄仁俊什么也没说，他说不出话来，他只知道，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就要走到尽头了。

【那一个人 爱我】

罗渽民拉开两个人的距离，直直望进黄仁俊纯粹的瞳孔，他看到，一直沉默的人眼里，终于浮起水光，和他眼里的颜色，如出一辙。

其实他现在的实习工作，应该是在国外的。只是一想到要长期就职于国外，就没由来的心慌。他不知道为了说服导师所费的那些口舌和浪费了绝好工作是为了什么，直到此时此刻，所有疑问都有了回答。

【将我的手 紧握】

他重新靠近，四目交缠，呼吸开始紊乱。相握的手撑开手掌又扣紧指尖，与之十指紧扣。那人没有甩开，甚至没有挣扎。

【抱紧我 吻我】

周遭的喧哗全部摒弃，只留悠长的歌调。罗渽民垂下眼睫，目光落在他的唇上，绯红浅薄。重新抬眼与之视线交织，没再犹豫。他怀着这些年所有的懊悔和念想，低头吻上去。

太久了，这个吻间隔的太久了。黄仁俊在细细密密的吻中阖上忽闪的双眼，小心回吻。不知道是谁的眼泪融化最后的剑拔弩张，又是谁的舌尖抚平经年的腐烂溃疡。

【喔 爱 别走】

对不起，我的逃避让岁月有些面目全非，好在你依旧澄澈，命运还愿赏我一段重逢，我想我该割舍掉所有的偏执和自以为是，好好爱你。

为什么回国，为什么靠近，为什么又一头扎进我当时最害怕的纠缠里。

是因为。

“我爱你。”

跨越三年的爱恋，从稚嫩沾染月光的大学时光，到意犹未尽重回原点的念你如初，年少的怯懦和孤勇，再多的波折或误解，已经够了，都到此为止吧。

它们都该被原谅，都该被宝贝，都该被拥抱。

“走吧。”朴志晟看了眼手机，时间提醒着他今晚的演唱会即将落幕，他站在场外听得五月天唱着最后收场的曲目。

“哎哎就走了？”李东赫搓着手里的暖宝宝直起身来，一步三回头的跟上朴志晟的脚步“所以我们来这儿的意义是啥？要我说你是不是最近打游戏打到脑子短路了，为什么要让仁俊和罗渽民一起进去啊？”

李东赫最近去外地写生取材，下午才刚落地，行李箱都没来得及打开就被朴志晟一个电话叫到了市体育馆。得知两个人在里面看演唱会时就要直接撸袖子闯进去，却被朴志晟一句“我劝他去的”打的一个退堂鼓。

他这样聪透的人，是知道朴志晟那孩子心的。

“哥你明明知道，这两个人不会断的。”朴志晟吸吸冻红的鼻子，眼睛酸涩“演唱会能进行到现在，很多事情也该有个了结了，在这儿也就没意义了。”

“怎么不自私一点儿呢？”李东赫收起玩笑，迈了步子拦住低头走路的人“守在他身边总比看着他和罗渽民重新在一起好吧？万一再等等，就有结果了呢？”

他见朴志晟笑出声来，小孩儿摇摇头，绕过自己继续往前走去，在寒气逼人的夜里他听得轻飘飘一句话，砸在地上摔得粉碎。

“不会有结果的。哥你说过最后悔的事情是办了那场联谊。那你有没有问过仁俊哥，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会不会去呢。”

就算黄仁俊再痛恨过去，也只是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初遇就好了，他连一句后悔，都没有说过呢。他俩是注定，该纠缠在一起的人啊。

朴志晟没去掩饰泛红的眼角，他伸手揽过李东赫肩膀，笑着说我们去吃点儿东西吧，最好能喝一点儿酒。李东赫揉了把那人脑袋，嚷嚷着哥请你，今晚想喝多少喝多少。

那，这杯酒喝完就重新开始吧，一切都是。

我干了，你们随意。

六

罕见的雷雨天。

夜幕早就黑的透彻，无风的夜，宁静的有些骇人。黄仁俊锁好每一扇窗户，拉紧了客厅的两层窗帘，在这之前他抬头望了一眼有些狰狞的云，骨子里开始渗进密密麻麻的冷，打了个寒颤便跑去房间翻找耳机，一度找寻失败。黄仁俊后脑勺隐隐作痛，他心生烦躁，想着到底是什么鬼设计耳机，连个线都没有一丢就丢的彻底。于是他攥着手机跑去客厅，打开所有灯光，蹲在电视柜前挑选影盘。

他和罗渽民看的电影不少，柜子里有整整三层的影盘CD，其中不乏他们曾经一起看过的，还有一些是口碑不错，黄仁俊特意买来收藏的。相比从电脑上看评分电影，他更喜欢窝在家里看大屏幕，窗外的第一声轰隆雷响催促着他，随手抽了一张放进CD机，小跑着窝进沙发，怀里抱了两个姆明抱枕。

可窗外雷声太大了，震的黄仁俊心脏都跟着隐隐作痛，接连席卷而来的暴雨砸的窗户啪啦作响，好似无数黑色的手拍打着玻璃，眼看就要撬开锁扣，扑面而来。他甚至不知道电影讲了什么，满脑子都是那年车祸的场景，泼洒而出的鲜血，一地的玻璃碎片，还有死者狰狞的面貌，扭曲的肢体。

黄仁俊手里握着手机，盯着那人的电话页面迟迟没有拨出，他锁了屏把手机丢到沙发另侧，伸手捂住耳朵，妄想隔绝震耳欲聋的雷鸣。

朴志晟攥紧手里的笔，烦躁的摁着自动笔笔顶，细长的笔芯愈伸愈长，终于触到本子上，啪嗒断了线。他啧了一声，视线放在窗外电闪雷鸣的雨里，思绪乱成一团缠在一起。

每到雷雨天，黄仁俊总会窝在房间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若雨来的早，他甚至连晚饭都不记得吃。他没开口问过，但他知道，黄仁俊对雷雨天有种莫名的恐惧，他想是有他不知道的隐情吧。如今又是瓢泼大雨，他偏偏正在b市，参与学校组织的外出活动，后天才能回家。心挂着家里的人，面前作业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一场雨，牵扯三颗心。

罗渽民在医院坐立难安，他站在窗前，看雷电在远处撕破云层，扭曲骇人地劈下来，这世间一瞬亮如白昼，紧接着就是滚滚的雷声，轰轰烈烈好似大地都在战栗。自从上次演唱会一别，罗渽民送黄仁俊回家，那人低着头小声嗫嚅说你给我些时间，他怎舍得再逼迫。这半个月以来，他便没有找过他，甚至一通电话都没有打过，生怕给了那人压力。

可现下的情况。

之前是有心无力，他回不来。

如今，他还有什么理由推辞逃避吗？

罗渽民放下手里的杯子，脱掉白大褂从衣架上拿下外套，捞起车钥匙向林舟喊了句我有事儿得回去一趟，把那人的呼喊丢在脑后。

暴雨天，羸弱的草木被打蔫了脑袋，地上是细小的干枯树枝，刺骨的风携着豆大的雨滴席卷大地。它来的突然，街边的店里尽是躲雨的人，捧着取暖热饮拨着电话，想赶快被接回家躲避这场暴雨。路上行人寥寥，雨伞也抵挡不住狂风，伞面被扭曲，伞下人被淋的苦不堪言。罗渽民攥紧了方向盘，雨刷高频率的运作着，他一遍又一遍拨通那人电话，却总是无人接听。

路况不好，能见度低的厉害，罗渽民脑子里涌现的全是那晚的混乱场景，那双恐慌瞳孔和冰凉指尖。他烦躁的挂了电话，手机丢在副驾驶上，因座椅弹力又掉在车座下。他心下一慌，又怕若有电话进来听不到，踌躇一番还是弯腰伸手去捡，抬头之际只见刺眼的灯光直直射进他眼睛，耳边是轮胎打滑和尖锐的鸣笛声，一切发生的突然，他躲闪不及。

黄仁俊没再看电影，他窝进被子试图睡眠，却难如登天，窗外依旧喧嚣，噼里啪啦的雨滴没有半点儿减小之势。他爬起来去客厅拿手机，屏幕上是来自罗渽民的六个未接来电。黄仁俊攥紧手机，直到另一个雷声滚滚而来，惊醒了愣神的人，他终是回拨过去，却只听得忙音。

黄仁俊来回在客厅转悠，拜托了李帝努去打听一下，接到电话却被告知罗渽民今晚是有夜班的，半个小时前就急匆匆走了。他心下愈加不安，这样恶劣的天气，求求罗渽民不要瞎跑。

手心的手机振动，黄仁俊接起来，听得李帝努肃穆的声音，他说，在陆盎街出了场车祸，其中有辆车，是罗渽民的。

“轰隆”一声，黄仁俊脑内最后一根弦迸断，他甚至感觉膝盖一软，扶住身边椅子才堪堪站稳。那年的车祸重新浮现在眼前，鲜血和救护车声音交织在一起，惨不忍睹的现场，当场宣布死亡的驾驶人。他不顾手机那边人的劝阻，套上外套便捞了钥匙去开锁，钥匙孔总是对不准，这才发现他手抖得像颗筛子。

摁下门把手的瞬间，黄仁俊推门而出，抬眼却直直对上那双桃花眼，被雨打湿，氤氲着水气迟迟挥散不去。他捏紧了钥匙，直起身子。

罗渽民撑着膝盖大口喘气，浑身都是湿的。深色格子大衣斑斑点点，肩膀处颜色都深了一度，头发凌乱，刘海儿被随意拨到脑后，发尖滴落着雨水，落进他黑色的毛衣里。整个人都是狼狈不堪的，忍不住让人想去拥抱他。

黄仁俊几乎要落下泪来，他攥紧拳头，开口。

“为什么不接电话？”

那人直起身来，抿着唇线没有说话。

“你的车为什么在陆盎路出了车祸？这种雷雨天为什么要乱跑？？”黄仁俊好不容易稳住的身体又开始颤抖，恐惧和庆幸挤压着他的神经，让他理智开始失控“不在医院呆着为什么来找我？怕我撑不住吗罗渽民，这两年没有你我也过来了，你别瞧不起人了行不行？？”

不，不是的，这不是我想说的。

黄仁俊咬紧了牙关，他像失了力气一样靠在门框上，双手捂住眼睛，喉咙里发出小声呜咽“你吓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以为，我以为…你能不能别这么任性…你别再吓我了……”

罗渽民眨了眨眼睛，有水顺着眼睑滚落下来，让他的视野虚晃。他伸手糊了一把潮湿的脸，迈开步子去靠近那人，缓下来的神经开始牵动方才受到冲击的肉体，火辣辣的疼。

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说的，你只是太害怕了，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对不起。”他站定在那人面前，想去拥抱又苦于浑身潮湿，只得手足无措的干着急“我没事儿你别担心，真的，车子刮擦而已没伤到，我只是唔……”

黄仁俊伸手抱住语无伦次的人，不小的冲击力扑得罗渽民一个踉跄，他吃痛的皱皱眉。那人身上的潮气迅速打湿黄仁俊的衣袖，他心里却是满满的安定和踏实。你没事就好，其他的都不重要。

“这种天气，你安稳点儿别乱跑，算我求求你了，行吗？”

他小声的说，语气里是微弱的哀求。罗渽民五味杂陈，他吻了吻那人额头作以抚慰。当年的事儿还是给黄仁俊带来了长久的心理阴影。

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凌晨才结束材料整理的黄仁俊拒绝了罗渽民要来接他的要求，独身一人冒着暴雨回家，路上行人寥寥，一时只有电闪雷鸣伴他脚步。十字路口的时候，黄仁俊见得路中央有什么，能见度太低，于是他走进了去看。一道闪电落下来，照亮了黑夜。

那是场惨烈的车祸，遍地玻璃碎渣，混杂着大片鲜血被雨冲刷着。驾驶座上的人露了半个身子出来，脸上尽是鲜血淋漓，面目全非，其中一只手臂被碾压的血肉模糊，搭在柏油路上被暴雨侵蚀，样子惨不忍睹。黄仁俊跑到路边，几乎吐空了胃里的东西，他抖着指尖报了警。不出一刻整个路口被封，到处都响着刺耳的鸣笛，警车救护车闪着车顶的灯，救护人员乱成一团，他被警察扯着问东问西，脑子里一片浑沌。

雨还在下，雷电点亮白昼又拉灭灯光，它像只庞大的怪兽，吞吐气息间势必要将人啃噬。罗渽民赶到的时候黄仁俊站在路边，双目无神，可吓坏了他。好在他把那人拥入怀里的时候，黄仁俊趴在他怀里眼睛红的厉害，眼里也簌簌落了下来，罗渽民生怕憋坏了他。

后来得知那场车祸的肇事者逃逸，受害者当场宣布死亡。自那之后，雷雨天的时候，无论罗渽民身在何处，都会赶回去陪着黄仁俊，两个人会早早入睡，在他怀里的黄仁俊格外安稳。

黄仁俊收敛了情绪，他推了推罗渽民，说你去洗一下吧，会感冒的。他把干净衣服递进去，听得洗漱室淋浴声心下踏实许多。靠在墙上回想刚才，又联想到半个月前那个吻。黄仁俊忽然觉得人生苦短，没必要去太偏执什么，苦苦挨过那两年的，其实并不是他自己。

那么要不要就退一步，和过去握手言和呢。

门开了，有升腾的热气溢出来，罗渽民擦着头发出来，和门口的人视线撞了个正着。

黄仁俊在雾气里和那人对视，许久只是摸摸鼻梁掩饰思绪，他挠挠头迈开步子，随口扯了句问你晚上吃饭了吗。那人有些委屈的撇撇嘴说没有，颇有些撒娇意味。

外面还在下，不见雷电。黄仁俊磕了个鸡蛋窝进面里，调小了火候，透过玻璃倒影看那人窝在沙发里摆弄着手机，瞬间有种回到大一的感觉。他笑着低下头，拿筷子去戳鸡蛋，忽略了背后看过来的眼睛。

罗渽民放下手机，揉了揉隐隐作痛的手腕。他望着厨房里的背影，心里升腾起满满当当的温柔气泡，充盈他整个心脏。大一的时候，两个人课都不算多，所以会回家自己做着来吃。黄仁俊手艺好，家庭小炒几乎样样拿手，那段时间他被喂胖了七八斤，却依旧每晚吃两碗饭，还是黄仁俊命令严禁他吃一碗才收住了体重。

“过来吧。”

黄仁俊冲他招手，把小铜锅放在桌子上，伸手摸了摸耳垂减缓指尖的灼热。

罗渽民踩着拖鞋哒哒小跑过来，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他趁着黄仁俊转身去拿筷子的时候偷拍了张照，纪念时隔两年重新吃上黄仁俊煮的面这珍贵时刻。

煮的是黄澄澄的芝麻拉面，黄仁俊从来不用泡面袋子里的蔬菜包，说那些东西不新鲜。小铜锅里放了老抽调味，有绿油油的小油菜，切成丁的胡萝卜，面里藏着几颗煮到绵软的青豆，还有离火前撒在溏心荷包蛋上的白芝麻，让人食指大动。

“小心烫。”黄仁俊把筷子勺子递过去，在他对面拉开凳子坐下来，看那人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在晕起的热气里吃的投入，那颗摇摇欲坠的心才彻底安稳下来。

“唔一点儿没变。”罗渽民戳开荷包蛋的溏心，又舀了勺汤一起放进嘴巴里，唤醒当年的味蕾，浑身都是暖和满足的“你吃过了吗？”

黄仁俊托着下巴点点头，心里念着看你吃的那么好我就饱了呀，和那时候一样。他眉眼带笑，目光一偏落在罗渽民手腕上，那里红肿一片，延伸到手面大半儿。于是他把那人打量了个遍，又瞅见额角有伤。

叹口气起身，他说了句你先吃着便攀上二楼，在朴志晟的房间翻出他放好的药箱，因为那孩子跳舞总是免不了磕磕碰碰，他买了不少药放在房间备用。

罗渽民把一锅泡面吃的酣畅淋漓，他见那人还没下楼，于是起身主动去刷了锅，洗洁精放多了揉出一池子泡沫，他撇嘴嫌弃自己。

黄仁俊揣着药和纱布，倚着厨房门框静静看着那人。一个小时前差点儿没丢了小命，现在却哼着歌儿刷锅刷的起劲，看来心情还挺不错。洗洁精搞的满手都是，水流开大了又溅了一身水珠，锅子挂在墙壁粘钩上，最后还记得拿抹布擦干净了台子，拍拍手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

他低下头笑，怎么觉得两年过去了这人还是一点没变，刷个碗都骄傲的样子，在国外两年自己真是白过了啊白过了。

罗渽民转身的时候，那人在暖光里低着头，笑的温暖又慵懒，星星点点的光落在他眼底，摇啊摇啊，摇的他有些微醺，明明没有喝酒。窗外的雨开始收敛，不再汹涌澎湃，细细密密的落在玻璃上，没敢惊扰屋内的两人。

再看到他手里的药水，险些感动到落泪，他等到黄仁俊主动关心他容易么，太不容易了。

“但是仁俊。”罗渽民甩甩手上的水走过来，指指手腕“这个最好先冰敷，家里有冰吗？”

黄仁俊抬头，没绷住笑出声，他点点头说有，伸手把那人鼻尖的泡沫抹掉，啧啧称奇，原来罗大医生现在还是能把洗洁精抹到鼻子上的人啊。

雨停了，轰轰烈烈的来了又走。

黄仁俊拉开窗帘开了窗，雨后泥土清香扑面而来，湿润感洗净心脾，他看到夜里坠了几颗星，想必明天会是个好天气吧。

他从冰箱里扒拉出冰袋，坐在沙发上对罗渽民伸出手，挑挑眉有股子古灵精怪的意思。

“你家怎么什么都有？”罗渽民是惊讶的，普通人家里一般没有冰袋，他以为黄仁俊会拿个冰淇淋给他冰敷，这人可是冬天也屯冰淇淋的。

“因为志晟啊。”他把冰袋放在有些泛紫的皮肤上“他跳舞容易磕磕碰碰的，又大大咧咧不在意，得准备的全一点儿。”

“今天学校有活动去外地了，小孩儿认床不知道能不能睡好。”他伸手撩开那人刘海儿，埋怨他怎么带着伤就去洗澡了，清理之后上了药，小心贴上纱布和胶带。

罗渽民眯着眼笑，他喜欢看这人替他担心的样子。想起之前和自己谈话的朴志晟，显然已经是个成熟男人了。他不是不知道朴志晟的心思，站在同样的位置，他看的透那双眼睛里的敌意和认可。可是在黄仁俊这儿，好像永远都是个小孩子啊。

“你，想好了吗？”罗渽民伸手去牵他，在他虎口处摩挲着“仁俊。”

黄仁俊舔舔嘴巴，抬眼迎上他的“应该吧，在你淋成落汤鸡还差点儿丢了命的份上。你那天说，险些错过了我，回来我想了很多，其实也想回你一句。”他反手缠住那人指尖，安抚性的紧了紧。

“对不起啊，当时爱你心切，胆怯又焦躁，险些错过了你。”

是矫情又温柔的字眼，是对过往的祭奠和道别，更是对未来的拥抱和期盼。

“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跟过去和解吧，如今当下，都是新的。

后来黄仁俊留罗渽民住宿，说志晟不在你睡这儿吧，雨又开始下了。被逼喝下感冒药的罗渽民得寸进尺，抛弃那人给他打的地铺，连滚带爬窝进黄仁俊被子里不肯出来，哀嚎着我是伤者你不能这样对我。黄仁俊哭笑不得，抱了新被子给他说盖这个，我不想晚上分你被子。

罗渽民笑啊，明明晚上睡觉不老实会抢被子的是黄仁俊，还不是怕自己淋了雨又被抢了被子会感冒。

黄仁俊窝进被子伸手关了灯，还没来得及容他胡思乱想，旁人就凑过来，抱着他腰小声说话“等你毕业了，我们去旅行吧，去冰岛。”

“你看到了？”

“嗯，去看极光。”罗渽民应了声。方才客厅的屏幕上，被暂停的电影是一帧极光的镜头，他想起有段时间，黄仁俊很爱收集极光的素材，然后用不同的冷色调留在画纸上。

“好啊。”黄仁俊侧过身钻进他怀里“说好了，不能反悔。”

“当然，但是你，是不是忘了说句话？”

“啊……我跟你讲罗渽民我今天特别累，今天就睡吧，嗯？”黄仁俊打了个哈欠，抬眼看了看他“嗯还有，那个，嗯…爱你……”

罗渽民眯起眼睛笑的满足，算啦，今天就放过你。他伸手给对方塞好被角，黑暗里指尖抚上他额角浅显的疤。

黄仁俊睡着之前，迷迷糊糊听得一句。

“这是你为我留的，我额角，是为你留的。”

他们重新在一起不是个意外，罗渽民点了两扎啤酒给每个人倒上，倒到朴志晟的时候被黄仁俊拦住，他执意要倒，旁人也觉得并无大碍，黄仁俊也就随他去了。

“当年罗渽民都不舍得把仁俊带出来的。”李帝努挑挑眉嚼碎了嘴里的花生米“宝贝的喔。”

“哎哎差不多得了。”罗渽民踢了踢李帝努小腿“那时候仁俊还未成年，哪儿能给你们看。”

“你这话有歧义啊。”李东赫往铜锅里下了筷子肉，拨散在两边“反正我是真了了桩心事，看这俩个人纠缠这么久，可算稳下来了。”

“也没纠缠多久啊……”黄仁俊把煮熟的丸子捞进朴志晟碗里“就这么让你操心喔？”

朴志晟乖巧鼓着腮帮子帮腔“哥我也很操心的。”他的目光短暂的和李东赫以及罗渽民交锋了下，然后心满意足的吞掉嘴里的丸子。

“反正啊。”罗渽民站起来举了举杯子“托各位的福，能让我和仁俊重新走到一块儿，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宝贝儿肯原谅我赏我个机会。”

“靠啊——”

“我的天鸡皮疙瘩掉一地！”

“渽民哥你也太肉麻了！”

“你你你你你别乱喊！”

“哈哈哈哈哈哈哈干嘛，我喊的不对吗宝贝儿？”

玻璃杯伴随着年轻和岁月，“啪嗒”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苦涩和甘甜并列，橙色的酒和白色的泡沫交融迸溅，落进每个人心里。明明是痛快的凉意，却晕开一团柔情。

窗外落雪了，是今年的初雪啊。

有火锅啤酒在前，三两好友在旁，挚爱的人也在身侧，一生别无他求。人间烟火，也不过如此罢。而这个浪漫的冬天，才刚刚开始。

所谓万物，世间生灵，落雪间归寂。

惊鸿一瞥，百二关河，洪荒处归君。

END